

聖若望伯爾各滿傳

MG

B97P.956.4

1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年

# 聖若望伯爾各滿傳

直隸東南耶穌會主教恩利格劉准

獻家張  
縣排莊  
印



3 1760 4869 6



聖伯爾格爾滿爲我等祈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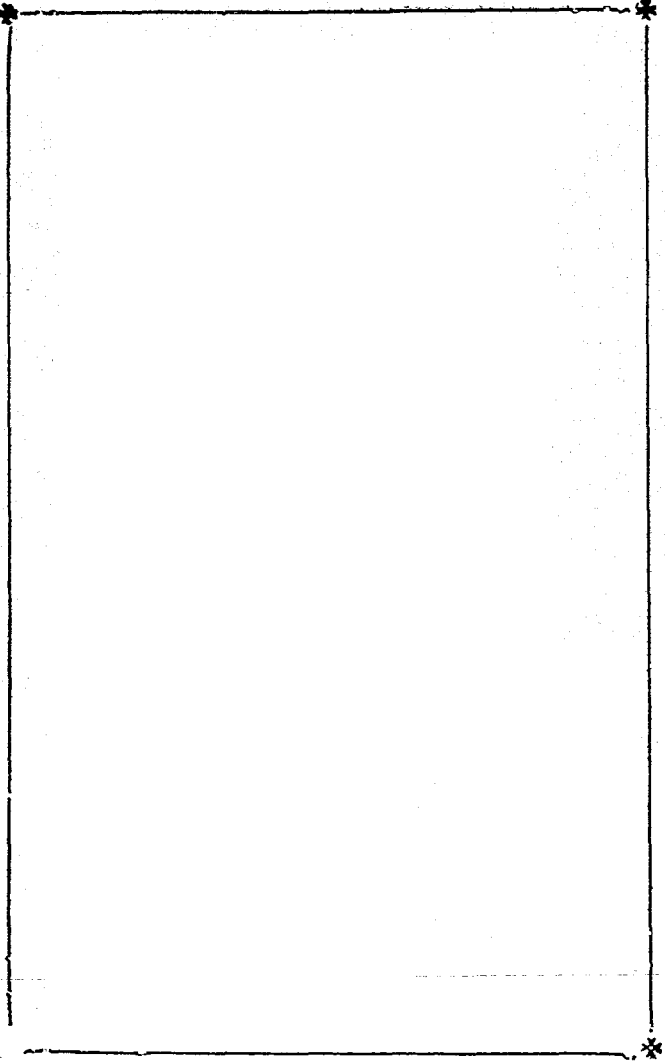
世俗論聖人者。動曰。聖人者非常人。必有非常之事。噫。求聖人於非常之事。無惑乎希聖者日少。而自棄者日多也。聖人不妨有非常之事。聖人要不必有非常之事。性功既窳。事功可有可不有。惟上主主之耳。余曩讀格物時。案頭有真福伯爾各滿傳。爲西士格落所著。日讀數頁。輒爲神往。見其性功至精至粹。無所謂事功也。其生平得力處。卽在日用行習。謹小慎微。讀竟。掩卷歎曰。是誠聖學之準繩哉。以此示人。人不得諉爲高遠。亦不得目爲卑邇。惟是圭璧持躬。冰淵勵志。久而勿懈。卽可馴幾聖賢。因起意譯以華文。以爲吾中國有志者勸。讀格物偶有餘暇。輒譯數行。斗柄一週。譯竟。余以是書

成於忙迫中。頗多鹵莽。滅裂處。束之高閣。不敢以示人。爾來  
萬裏六更矣。去年冬。聞教宗良第十三位。有列聖品之議。余  
喜弗自勝。竊自念曰。從此聖人德名日益彰。仰慕聖人者日  
益衆。是聖人行實益不可無傳也。因憶向所譯聖人本傳。取  
而讀之。深愧不文。何敢問世。正躊躇間。適有同會友見之。謬  
蒙許可。且爲余解曰。教中聖書。所以資人神益也。但能字句  
曉暢。莊重不佻。便可傳誦。若摭拾俗書典實。以塗飾爲工。不  
失之纖濃。卽失之佻達。使閱者豔其華。而遺其實。甚非所以  
資人神益也。斯言余深味焉。因就原稿而復加磨勑。訛舛者  
正之。掛漏者補之。繁複顛倒者。刪削改竄之。敘事必期詳明。  
闕遺瑣屑。措詞無敢組織。但取平通。苟能達意。工拙弗論也。

書成。呈之長者。長者以聖教學堂林立。多奉聖人爲主保。欣然許付手民。欲以聖人風勵羣生也。吾願讀是書者。略其辭而契其旨。於聖人所以繕性褪躬者。默識而體行之。則讀者不徒讀。卽譯者不虛譯也。是爲序。

前清光緒十四年春

耶穌會蕭司鐸識



聖若望伯爾各滿傳 卷之一

本傳上 記聖人始生至起意進耶穌會時事

聖若望伯爾各滿係泰西比利時國棟思城人。伯爾各滿其姓。若望其聖名也。族素尊顯。祖與叔皆嘗居官本城。伯叔二人舅氏二人皆棄俗精修。晉陞司鐸。姑輩亦多入修院。貞修者聖人二親。父名若望。母名依撒伯爾。亦皆虔事天主。恪守教規。鄰里稱善。良焉。及生聖人。家已中落。其父貿易所得。差堪贍養一家。生有子女五人。聖人其長子也。生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九十九年。即中國萬曆二十六年。西曆三月十三日。瞻禮七。即日其母跪於天主臺前。將兒獻於天主。方聖人在襁褓時。即與常見迥異。母或懷抱之。或棄置之。或委之於他人。或臥之於床褥。惟



母所欲不怨不尤。有時面上生瘡。人不堪其苦。猶恒忻忻自喜。從不聞其呱泣之聲。以故人皆見而愛之。爭以懷抱之爲快。依撒伯爾恒自尋思。人之成敗。皆係生初蒙養。未正聖功。安可成也。於是刻意玉成之。始啞啞學語。卽教之呼耶穌瑪利亞聖名。甫開明悟。卽教之誦經敬主。謹避罪緣。洎乎七歲。父母見其天資穎悟。命就學於蒙師。在他人子弟。當束髮讀書伊始。多是氣質佻達。嬉戲爲心。不遵學規約。束聖人則大不然。其持己端方。莊重不佻。聞父師之命。恍若出諸天主之口。慄慄奉行。不敢悞。越循規蹈矩。誦讀欣勤。終年如一日。出學回家。邁門尙局。不敢數四叫號。亦不欲曠廢分陰。卽往近處堂中。跪聖母像前。敬誦串經。靜待門啟。其謙良如此。未幾。父母之愛憐愈切。而師長之

寵眷益隆。同學等輩。久習其德。亦莫不傾心愛之。或以小天神稱之。聖人與人周旋。和氣藹然。可挹。從不與人口角。稍有失人意處。卽自責求寬。人以此益賢之。

其時聖人祖母猶存。其鍾愛聖人特異。諸孫每日清晨入塾。原有定時。聖人惟恐遲悞。時或不能安眠。祖母覺而慰之曰。我日後按時親來喚醒爾。爾可安心熟睡。毋以遲悞爲憂也。聖人忻然許之。乃他日者。未候祖母來喚。時雖嚴冬。卽夙興以待。祖母見而怪之。曰。寒戀重衾。人情同然。吾子何夙興。乃爾聖童。踰蹠對曰。今日未俟祖母命。擅自蚤起。敢求祖母寬恕。然所以蚤起者。特欲先輔二三臺彌撒。求天主降福。誦讀之功。然後入學耳。祖母聞而樂之。以爲如此孩提。敬主勤學之誠。若是洵非尋常。

所可幾及者。

聖人方能識字。卽索取聖書讀之。出學回家。有暇卽展閱流連。書中旨趣。細心領會。雖飯時亦不輟讀。必展卷几邊。時時觀覽。是療肉身之飢。兼療靈魂之飢也。將及八歲。自覺他人愛憐太過。恐有不端。決意避人。撫摩身穿衣服。偶有破裂處。非先脫下。不許人補綴。其自重如此。

行年九歲。母患重病。纏綿牀褥。久而不痊。若望孝愛情切。讀書偶有餘暇。卽歸家親侍湯藥。不敢廢離。欲報生成之德。不憚服役之勞。又時勸母堅忍順命。微言至理。娓娓動聽。卽宿學亦不之過也。母故深倚重之。每當抑鬱無聊。一見聖人。聞其言論。心卽懌悅。一日病勢增劇。痛楚異常。萬難安忍。母謂人速召天神。

來及聖人至。其母憂腸百結。瞬息釋平。自是不能稍離聖人。聖人亦依戀不捨。除進塾進堂。總不他適。

棟思城有公塾一所。其時神父瓦助略主講其中。若望承父命往受業焉。爲日無多。見塾去家過遠。往返需時。又須行走街衢。諸生無人約束。未免行有不端。聖人目擊情形。心滋不悅。其父懼其染於不善也。亦頗厭之。有盛德神父名厄默理者。於聖母堂側開設講席。爲訓誨童蒙。尤爲培植有志神品者。起見。故進此塾。卽須卻卸世俗衣服。服飾皆如有神品者。法良意美。一時就學者頗不乏人。諸生沾濡聖化。謹飭端方。迥異公學生。徒聖人見之。嚮慕久矣。其父亦欲聖人改就此學。以家貧故。恐薪水無從籌辦。不果。

一日父往公學。詢聖人讀書事。於其師瓦肋略。瓦肋略極口褒獎。父心大悅。顧謂若望曰。汝能勤學守規。如是予甚忻慰。欲有所賜於爾。但不知爾所欲耳。若望應聲答曰。兒無他欲。倘得往聖母大堂。處讀書服神品之衣。兒心足矣。父雖以薪水爲憂。然思若望此求安。知非天主聖旨。故不敢阻滯。慨然允其所求。自忖曰。倘吾日後窘困。不能供吾子資斧。天主寧不吾助乎。越數日。聖人之父領聖人見厄默理。囑其加意裁成。厄默理頻聞聖人德才。得聖人爲徒。甚喜。聖人亦喜。不自勝。師徒交權。如魚得水。卽日改服神品衣飾。且削髮以示絕俗。他年避世精修。已基於此。從此奮志勤學。檢身守規。有非昔日可比者。在學讀書。沉靜專一。與人不交一言。卽散心時。亦從無喧譁失儀笑語恣肆。

之時。量而後行。思而後言。行無一或苟。故時人謂聖人出話。必先咀嚙。蓋言慎也。

幼童聚處。最多小嫌。爭端在所不免。若望獨不與人爭辯。人或得罪之。默然不出一語。又不忍見他人爭辯。見之即遠避之。至若不潔之端。不惟不知其事。抑且不知其名。其靈魂清潔。不受半點塵氛。同學有論說。燥褻舉止不端者。聖人避之如疫。常人如此。嚴峻易招他人畏忌。聖人避惡。雖嚴待人極和。未嘗有悻悻之色。以故人皆畏而愛之。即年長諸生亦皆折服聖人。自謂不及後有一生。見聖人爲名譽所歸。深忌之。數乘機折辱聖人。以惡聲厲色相加以肆其毒恨。同學諸人見之。咸抱不平。若望獨怡然安之。默不一言。人因是益奇聖人雅量。

若望最重鐸德。西俗以兗冠爲敬鐸德。在坐必免冠。爲禮時當隆冬。鐸德或權免此禮。若望科頭。忍冷不敢。惟命權褻也。誦讀忻勤。光陰不敢虛擲。散心日。卽請命長者在學讀書。伏几展卷。手不停披。長者慮其過瘁。或致傷身。數節制之。聖人卽如命散心。毫無難色。飯時。有人高聲讀聖經。或聖人行實等書。聖人必側耳諦聽。牢記於心。猶恐歷久遺忘。必造冊約略錄出。以備參閱。卽此亦可見聖人勤學之一斑矣。學中規程。誦經皆有定時。聖人猶以爲未足。散心時。屢覓靜處。殫精默禱。或進堂拜聖體。或拜聖母像。日間數四行此神功。久而彌篤。然不樂爲同人所見。欲隱身而不得其地。一日瞥見空箱一具。自量可以容身。乘人不見。卽潛入其中。悉心默禱。自幸得計。歷兩點鐘始出。在箱

局促。屈伸俯仰。諸多不便。聖人若不知其苦者。厥後恐數藏身其中。他人特未之見耳。諸如此類。皆先稟請長者。然後敢行。固未嘗私意自擅也。

此時若望僅十一二歲。便能刻刻憶念天主。動作食息。總不釋懷。故當用膳時。卽悠然神馳。供饌不辨豐嗇。旨味不別甘苦。食少須卽止。同學友見其儼然若思。心不在飲食。卽笑之曰。伯爾各滿。此刻神遊異鄉。不知拜某聖堂去矣。聖人愛聖母極誠。數減膳以爲獻母之儀。所受餅菓等物。往往置於桌凳間。聽人取食。自己不欲沾唇。人每遇之。卽知是伯爾各滿獻聖母之儀物也。

伯爾各滿自幼擊愛聖母。聞聖母最愛貞潔之德。卽在聖母像



前。或曰。在孟太古聖母名堂。誓願終身絕色。自是愛聖母之情。與日俱進。最喜拜孟太古聖母堂。方六七歲。卽屢從母往拜此堂。去時忍飢徒步。一路默誦中經。毫無倦色。至堂。卽虔誠瞻拜。不敢遊息。及是年受業厄。默理頻偕師友拜堂。往返二十里。殊不知其勞也。按孟太古去棣思城十里許。山素荒瘠。相傳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年間。有一大樹輪囷離奇。秀出山巔。有好善者。供聖母小石像於樹上。厥後像墜於地。有牧童見之。藏於衣帶間。欲攜之以歸。及日暮欲返。忽覺兩足凝滯於地。不能移步。牧童不知其故。不勝惶恐。久之。主人見牧童遲暮不歸。往迹之。至山。見牧童猶屹立山下。不能移動。不勝駭異。後詢知其懷像事。乃憬然悟曰。聖母殆欲在此山受敬爾。乃欲携之以歸。烏乎可。

收童乃出其像於衣帶間授之主人。主人復置於原處。牧童如被縶得解。行走易易如初。遂偕主人叩謝聖母而返。至城徧傳其事於人。人聞其奇。多來瞻拜者。自是聖母多顯靈奇。於是來拜者益衆。至一千六百零二年。有司鐸建堂於山越。二年見堂湫隘特甚。不能容四方瞻禮之人。毀而復建。輪奐一新。因拜堂者日益加多。仍不能容。會某王公偕公主來拜此堂。見堂小人衆。惻然憫之。爰出鉅貲鳩工庀材。拓基改建。自一千六百零九年始。至一千六百二十七。凡十八年。堂始落成。此堂局勢闊壯。至今猶存所顯靈蹟。筆難殫述。遐邇聞名。多來拜謁者。聖人自幼日聞此堂奇迹。故甚愛之。後居羅瑪時。猶朝夕北向遙拜此堂。

聖人兒時。數聞母講聖體要理。言祝聖餅酒內。天主耶穌在焉。故自孩提時。愛敬聖體。最爲純誠。及受業厄默理。偶有餘閒。卽虔恭往拜。不似他童之性耽嬉戲也。見同學友領聖體。深妬其福。然自忖愚幼。不可當此大恩。故不敢陳情求領。會大瞻禮日。爾友領聖體者。尤衆。聖人見之。心熱如焚。望德倍切於前。忽有聲密語之曰。汝時至矣。聖人聞聲。悚然心動。叩門見厄默理曰。我今年十一歲矣。尙未得領聖體。我雖不堪。然思慕最切。幾難稍待矣。厄默理想聖人此求。必由聖神默照而來。未便阻止。又感其平日整身飭行。勤學守規。加之道理精通。衷情熱切。遂許之。囑其省察。預備告解。聖人曰。已省察矣。遂跪於鐸德足下。行告解禮。雖夙昔所犯。惟有疑似小失。寥寥數次。而深悔痛改。不

遺餘力因思己心將爲天主聖殿。非痛淚以滌除之。修德以華飾之。不可膺此鴻恩。遂殫精竭慮。加倍擊心祈禱。屆時領聖體。儀容之嫺雅。意念之盹誠。有一種天上氣象。旣領之後。收視反聽。深與天主締結。旣得造物之主。而受造之物。皆不禁心。又蒙天主賜以默禱之恩。恒默存耶穌受難事跡。感慕歎。不能諸懷。每瞻禮六。必跣足拜耶穌苦路十四處。以申其銘感之情。自初次領聖體。厥後頻赴聖筵。一年凡七十次。

若望又以輔彌撒大祭。是以人而供天神之職。榮莫榮焉。故每得爲之。卽喜形顏色。先盥手以昭其慎重。念彌撒經。口誦心維。絕不苟且。愛敬之誠。由中達外。其有怠慢不恭。跛倚臨祭者。見其肅穆莊嚴。鮮不感動於心。而改容自飭。除大瞻禮外。若望每

月領聖體兩次。領聖體前恐有得罪某人之處。必先求其人寬恕。然後敢領。每主日告解一次。平日自備小冊。覺偶有微失。卽記載其上。告解前省察瞭若指掌。旣無慮遺忘。又不須多時。因得專其力於痛悔。定改二大端。年未成童而能慎密如此。

伯爾各滿自十一歲。就學於厄默理之門。朝夕講貫。意甚適也。無何。歲月推遷。水流箭激。居此塾。奄忽三易寒暑矣。其父以妻病不痊。諸子弱小。旣調養之不易。亦撫育之無人。况長子出就外傳。薪水之資。無從籌辦。輾轉尋思。不得不命若望改業。於是召之歸家。引至其母榻前。嗚咽謂之曰。我且老矣。汝母臥病。汝弟妹穉幼。家旣貧困。讀書爲難。三年以來。勉強支持。若待汝學業有成。尙須多年。一切費用。何從取給。天主使我窘迫至此。是

不欲使汝爲讀書人也。汝賦資聰敏。若改學他業。何難。指日學成。以贍吾家。吾子勿疑其聽我言。聖人聞之。默然少頃。長跪泣請曰。父乎。父乎。尙其免兒此苦乎。兒讀書原欲日後爲鐸德。傳教救人計也。詎可輟讀改業乎。我家急難。仰賴天主。必將轉難爲易。又何憂懼爲哉。又轉而謂母曰。吾極愛之母乎。兒心所欲。母心豈不欲之母欲兒陞授神品。若求天主照顧。自然不虛所望。吾父或以供給爲憂。然兒豈求甘食美味乎。有餅水充飢足矣。父聞其言。默思良久。有感於心。然尙猶豫未決也。既而其妻亦不欲若望廢學。勸其夫曰。事宜稍緩。祈望天主。天主必救我於難。父心稍定。然以家道艱窘。究不知計將安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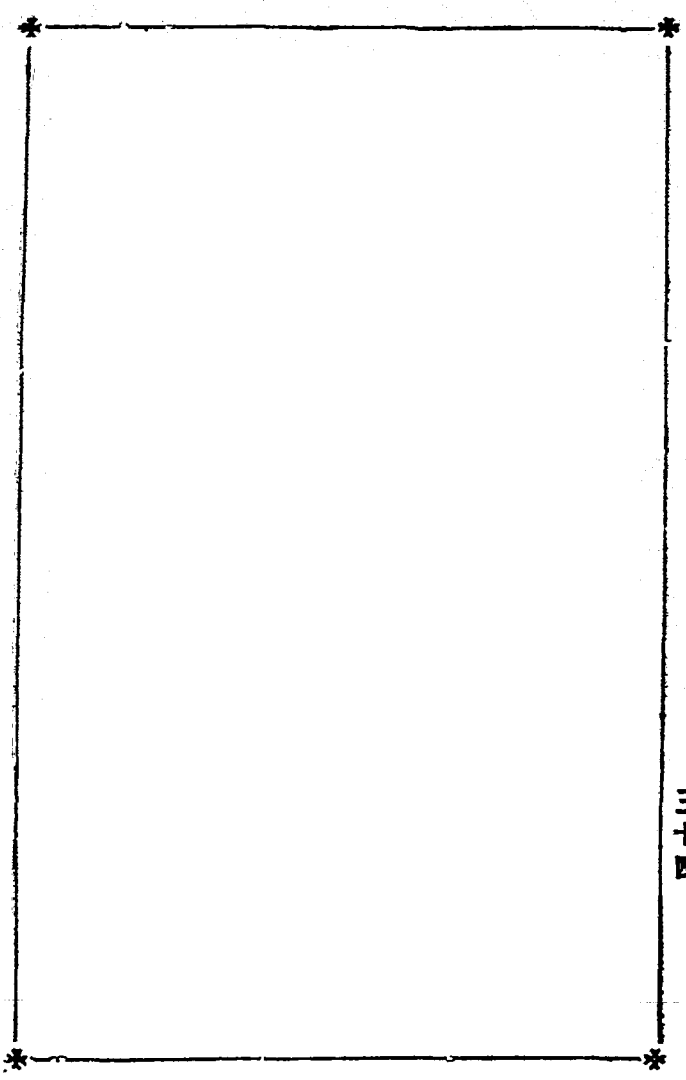
若望與母既求天主照管。果然天主不虛所望。正遲疑未決時。

忽有友自瑪利納城來。父與坐談。告以近日困苦狀。友愕然曰。我實天主所遣。救爾急難之人。不然。何巧合若此也。爾家貧困。不妨爾子讀書。讀書但不在棊思。而在瑪利納。瑪利納有一位大鐸德。名斐孟。欲得一妙年童子。聰敏善良者。爲指臂之使。而恒難其人。固知非爾子若望莫屬也。若望在大鐸德處。既可息父母之肩。亦可卒詩書之業。是一舉而兩得也。吾且修書薦之。父曰諾。

斐孟既接薦若望之書。拆閱之餘。喜出望外。卽日遣人造訪。父母聞信。深感天主保全。使若望得遂其志。若望復更俗衣。不無難色。然視此行。爲晉陞神品之捷徑。於是毅然辭父母師友。登程前往。若望既去。其師痛不欲生。居常悵悵。嘗謂人曰。若望爲

其在學中講學。整襟端坐。悉心諦聽。目不旁視。心不外馳。首容  
身容。從無傾側偏欹之時。幼生好弄。有時左右騷擾。亦能鎮靜  
自持。不爲搖動。讀書遇難解處。則仰目求主啟牖。而又心地光  
潔。達於顏色。能使見之者長清潔之志。每月朔。必與神師討論  
進修之法。問以何失當改。何德當修。此事此時。當如何方爲盡  
善。日間偶有疑難。亦往質之神師。所言奉行。惟謹。不敢任思冥  
行。懼陷魔計也。





三十四

聖若望伯爾各滿本傳 卷之二

本傳中 記聖人進耶穌會至往羅馬時事

聖人年十七歲蒙主寵照洞燭世俗幻態常思身後永遠事覺現世富貴利名無一可愛每念及人生之促死亡之慘輒咨嗟太息拊胸悼歎不能自喻曾不解世之人胡以終日逐逐營營執迷而不悟也嘗作詩以見志詩至今猶存涵泳讀之猶想見聖人識見高明志趨遠大世榮虛幻明若觀火而其情詞婉轉悽惻動人直欲喚醒豪華一夢妙年具此卓識固知非人力也乃天主導其棄俗修道之先機耳詩意略曰爾心悵悵爾容戚戚淚流如注心憂如結嗚呼噫嘻是何故哉人生如花旋榮旋枯光陰川流既逝不回世榮歸墓身爲灰土念哉念哉勿忘死

期死期之來不遠伊邇。人生實死。死乃真生。世財易失。天財不朽。爾果有心。輕暫重永。

聖人爲學初志。雖欲晉陞神品。傳教救人。然亦欲兼顧二親。及諸昆仲。初不思棄家修道也。及蒙上主默牖。漸萌辭親修道之志。然尙遲疑莫決。不知所從。既而得聖師熱羅尼莫所著書讀之。棄俗之志遂決。先是聖師旅居羅瑪都會。其時羅瑪猶未歸化。見其習俗驕奢淫佚。心甚惡之。及後避居厄日多國山中。隱修。深味山中之樂。有感而作是書。以羅瑪與山中對證互勸。世俗之污穢。修院之清高。相形益著。判若雲泥。若望得其書讀之。大獲神益。後又得耶穌會新聖人類思公撒格實錄。展開觀玩。不覺觀感興起。切欲步武類思。後塵。入耶穌會修道。故他日謂

人曰吾讀聖熱羅尼莫所著書。決意避世精修。讀聖類思實錄。甚愛耶穌會。辭家進耶穌會。非吾初志也。聖人既有志進耶穌會。以此事關係重大。不敢貿然爲之。遂加倍熱切祈禱。求天主堅其善志。所行苦功。愈嚴愈密。一主日內。兩次領聖體。兩次與神師議進會之事。凡此皆爲善備己心。以應天主聖召也。

此時異端猖獗。浮言惑衆。教友不察。多有墮彼雲霧中者。聖人日所聞見者。惟是耶穌會士。攻斥異端。救正人心之事。比利時國人賴會士竭力維持。棄邪歸正者。實繁有徒。維時英國既叛正教。又不容正教傳教之士。設法驅逐。教士多遇害者。會士冒死犯險。力挽狂瀾。多被禁錮幽獄。受酷刑而死者。凡此爲義被難。殺身成仁。深合聖人素志。每聞此事。卽怦然情動。進會之志。

乃益堅。然猶欲俟之他日也。會大鐸德斐孟念聖人諸事欣勤。異常賢勞。贈銀若干兩。聖人分文不敢自私。析爲三分。一分哀矜貧困。一分獻於路宛聖伯多祿堂。其三分則獻於孟太古山聖母名堂。求獻彌撒數臺。聖母感其情。欲厚報之。因默牖其心。速其進會之願。越數日。見神父格來福。請曰。吾志決矣。無庸瞻顧矣。求神父轉求會長。容吾進會爲幸。吾進會後。必勉臻聖域。此勉臻聖域之語。聖人蓋屢屢言之。每與神父言及進會之事。卽以聖人自期。言之鑿鑿。不稍徇隱。然則若望之不安。小成。概可知矣。格來福鑒其誠切。先准其發入耶穌會之願。適耶穌會省會長。斯利巴尼。將往某處。路出瑪利納城。聖人就近往謁之。求准入會。斯利巴尼欲遂允之。旣而聞聖人家中清貧。父母昆

仲胥於聖人有厚望焉。因謂聖人必先得父母允諾方可入會。不然。懼貽父母憂也。

伯爾各滿進會情急。不能稍待。卽日商於神師。寄書於父母。其辭略曰。兒每念世俗之污穢。愈愛修院之清高。思世人之奔競。愈愛修士之恬退。世俗多犯罪之機。而修院多成德之法。兩相比擬。相懸霄壤。今兒往來胸中。無時或忘者。惟棄俗修道一事耳。兒懷此志由來久矣。四閱月。未嘗釋懷。是天主叩兒心之門也。向也漫不經心。若閉門拒之者。今旣於領聖體及祈禱之頃。反覆尋思。確知天主召兒修道。倘猶遲徊瞻顧。無乃違天主之命乎。大人或曰。子姑待之。今爾年未弱冠。迨陞神品。再計未晚也。今兒求大人准兒進會。有似乞丐告哀於富室。乞丐啼飢號

寒刻不容待。而謂兒能姑待乎。固知大人以訣別爲憂也。然試問生而相離。孰悲於死而相離。誠恐不順主旨。主命兒卽死。此時雖欲生離。不可得已。倘順主命。甘於生離。視死離不尤愈乎。兒又自思。兒身在此。左有父母。右有耶穌。父母謂兒曰。爾宜念顧復之劬勞。承歡奉養。勿遠遊以貽吾二人憂也。耶穌謂兒曰。我爲爾受鞭笞。茨冠。諸苦。慘死於十字架。以贖爾靈。又以吾聖體聖血。養爾神命。凡爾所有。皆吾所賜。宜棄家修道。以報吾高厚鴻恩也。兒想念及此。心熱如焚。欲飛投修院。恨不能耳。寧違父母以從吾主。敢違吾主以從父母乎。如謂違吾主以從父母。當亦父母所不願也。再兒所欲進者。乃耶穌會。此會修士。攻斥異端。闡揚正道。豐功偉烈。彰彰在人耳目間。兒蒙天主不棄。得

入此會。何樂如之。將報稱之不暇。而敢輕棄之乎。苟輕棄天主。聖召恐審判日。天主責兒曰。昔吾召爾。而爾不從。今遠離我。我不識爾也。然則可不懼哉。兒進會念切。此志不遂。兒心終不得安。兒聞厄日多國人有神祀鱷魚者。或委所生子。女與鱷魚食。見子女肢體碎裂。肝腦塗地。以爲神歆其祭也。而歡樂之。大人獨不能獻兒於天主乎。兒女本天主所賜。大人獻兒於天主。是特違天主之物耳。

父母得聖人手書。茫然若失。不知所出。彼皆虔必敬主之人。非不欲聖人陞授神品。惟不欲其進會修道耳。蓋不進會。雖爲鐸德。亦不過傳教鄉邑。既可旦暮聚首。而所得廉俸。亦可供養一家。若進修會。則無望於此。故一聞聖人進會之志。大失所望。其



父即日馳赴瑪利納城。偕子見格來福。痛泣悼歎。且出怨言曰。神父不知吾鬻子之恩勤。乃欲誘若望進會修道乎。若望成立。談何容易。不知吾幾費躊躇。幾經艱辛。得使之讀書至今也。吾家生計艱難。諸子弱小。方幸此子成立。吾庶幾有息肩之日。乃欲誘之進會。抑獨何哉。格來福曰。否。不然。爾子蒙天主聖召。自欲進會。訪於吾。吾特欲玉成其志耳。如謂誘之進會。吾安敢出此。其父不悟。仍以家貧人衆。營生拮据爲言。格來福婉言開喻。謂曰。爾子進會。實有天主聖意。若望家信觀繆言之。豈遽忘耶。且爾亦知吾進會之事乎。吾家貧無擔石。又終鮮兄弟。是吾父貧窶如爾。支絀如爾。而零丁孤苦。又遠過爾。其望吾服勞奉養。亦如爾望若望承歡克家也。是以聞吾欲進耶穌會。心甚不悅。

決計不從。吾乃委曲。幾諫曰。天主召兒棄俗修道。而大人乃牽制不從。是以人而與天主爭也。人與天主爭。以圖旦夕之歡。烏乎可哉。久之。吾父大悟。慨然准吾進會。吾是以得有今日也。爾獨不能如吾父之猛醒乎。當知爾子進會修道。天主必降福爾家。裨益實多。使若望在家。其助爾能幾何。格來福。又寬慰良久。聖人之父。悚息聽之。若深味乎其言者。遂拭涕而去。

乃不幾時。輾轉尋思。終以別離爲難。對聖人。泫然出涕。悲不自勝。或以甘言相勸。或以勵色相加。冀挽聖人之心。聖人孝愛極誠。見其父如此。不禁神傷。然賴天主寵佑。志終不渝。恒若耶穌在旁。面命耳提。戒之曰。爾宜辭親從吾也。故聖人寧違父母。以從天主。聖召矢志靡他。其父無可如何。以家務繁劇。不便假手。

於人欲速回棣思本城瀕行時。忽憶瑪利納城。方濟各會中。有外戚一人。遂往調之。囑其究察若望進耶穌會。是否有天主聖召。其人許之。又因外戚轉託其事於院長。院長亦許之。既乃囑若望。惟二人之命是聽。勿執己見。若望唯唯如命。父心稍慰。匆遽而歸。院長召若望。徙居方濟各會修院。以便覘其動靜。叩其志趨。若望坦懷直陳。悉言無隱。未幾。院長洞悉其進會之志。實由天主而來。然恐少年進銳。退速。有始鮮終。於是侈陳修道之難。以試其操守。堅否。何如。謂之曰。耶穌會傳教士。異常勞動。非嬰鍊之人。不能勝任。汝軀幹甚弱。膂力無多。能如彼乎。神父職事。惟解罪神功。爲最難。稍不謹慎。誤人不少。多人靈魂。所關非輕。爾不畏難乎。聖人徐徐答曰。吾賴天主堅勵。吾弱。吾亦能之。

不畏難也。問答之際。院長竊奇聖人神智超倫。言行莊重。知其爲天主所選。遂不復問詰。反善言獎勸。堅其進會之志。反覆叮嚀而別。

聖人遂至外戚處。聽其詳察。此人惟恐聖人進會將不利於其家。決意挽回聖人之心。好言勸誘。無計不施。聖人初以親戚故。敬而聽之。乃其語漸涉不經。其所津津樂道者。多俗情世事。聖人心滋不悅。自忖若仍任其狂言。未免獲罪天主。乃奮然作色曰。吾以汝老修士。耆德高年。見天主召我進會修道。必愷切致勸。勉我順承天主聖旨。乃不出此。竟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子去矣。勿多言。遂以手拽之。使出其人懷。慚而退。院長遂遣人告知其父言。老望欲進耶穌會。果有天主聖召。其志已決。堅逾

金石非人力所能挽回也。

其父一聞此耗不勝浩歎。謀於家人咸以爲主命難違。惟有俯首順命而已。乃其父忽生一計。謂其心旣不能以言語挽回。安知遲以歲月。其志不漸改乎。遂致書於若望。略曰。爾旣承天主聖召。欲進耶穌會修道。我等不便阻止。惟仰承主旨。聽爾所爲已耳。但此事重大。慎勿貿然爲之。况父母昆弟之心。豈能遽爾割愛。不如待數月之後。再圖進會爲妥。聖人覆書略曰。耶穌會士志行高潔。有似天神。大人有子。願身其中。何幸如之。正宜感激主恩。乃敢紆徐若此。乎經載耶穌召二人爲徒。一人請歸葬先人。一人請訣別親友。皆欲事畢卽返。耶穌皆未許。夫葬親訣友。善舉也。事畢卽返。不需時日也。吾主猶不許。今天主召兒進

會而謂可遲之數月乎。深恐不卽奉召。異日吾主厲聲斥兒曰。昔吾召爾。而爾不從。今當爾急難。吾笑爾而不救。嗚呼。可不懼哉。兒望十五日以前得列修士之班。懇請親友昆仲諸人。爲兒代祈天主。賜兒終身不失聖召鴻恩。

父母得書。感其真切。欲悉如所請。惟是母弟諸人。久未覲面。渴慕甚殷。乃寄書於若望。邀之歸家。團聚數日。再圖進會。若望商於神師。神師謂此行不便。危機甚多。不如邀爾父母昆弟。來此相見爲妥。若望遂覆書請二親前來相晤。且曰。兒旣不能親往。孟太古山敬拜聖母。請大人來時。道出孟太古。代兒敬禮聖母。並請在此堂內。虔領聖體。獻兒於聖母。及其聖子耶穌。富如聖母昔日獻耶穌於天主聖父。一無所吝等語。二親見書。卽取道

前往由孟太古徑至瑪利納城。一見愛子若望。皆潛焉出涕。聖人見二親涕零。亦不禁淚下沾襟。其母猶憶聖人始生時。曾獻於天主。今聽其修道。固所願也。而何敢有他志。獻兒於天主。心甚欣悅。乃不久其母去世。遂獲獻子之報。

其時母子神樂在心。殊不覺生離之憂。惟聖人之父頗有難色。欽獻言曰。向望爾功成名立。以裕吾家。以光吾族。已矣。今無望矣。聖人正色謂父曰。吾父何反覆以世福言哉。猶不悟世福之幻耶。父曰。吾固知世福之幻。然爾進會後。衣食之資。將取給於家。家貧何堪。聖人曰。兒進會後。一毫無取於家。卽現身所著衣裳冠帶。悉將委棄。父悟。聖人又寬解其久。然後皆欣然而別。聖伯爾各滿。既與父母訣別。此心與世益疏。與主益密。夙願已

償。夫復何求。惟預備進會已耳。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十有六年。聖人生十七歲矣。進會之日。定於聖母贖擄瞻禮。至期偕二窗友前往修院。一名特阿多羅。與聖人同日入會。一名恩利格。後亦隨聖人進會。途次所談皆進修之事。聖人謂特阿多羅曰。吾二人在世團聚。在天仍不相離。是既爲在世之耶穌會士。又爲在天之耶穌會士也。將至院見一助理修士掘地甚勞。聖人又謂之曰。我二人當進會伊始。若往助此修士之勞。行此謙遜仁愛之功。不亦善乎。友曰。諾。遂往助之。以終其役。修士欲止之。不能也。少頃門啟。院長偕格來。福來延聖人。聖人遂尾之入格來。福素重聖人。忘師徒之分。固請爲聖人濯足。蓋西國相敬之禮也。聖人辭不獲已。勉強受禮。聖人堅請還禮。格來福亦固辭。



不得也。師徒略分言情。交相愛敬如此。

若望更服修士衣飾。暢然意滿。遂引見同會初學諸生。時正散心時也。聖人歡感淚流。雙目泫然。歷久不乾。諸生六十餘。一見聖人。交相慶賀。譜瑪利納城公學生徒甚衆。而有志進會者。竟不數觀。有之自聖人始也。聖人亦頗以進會。開諸生之先爲幸。不久。舊同窗友見聖人進會。觀感興起。相率求進會者。踵相接也。由六十增至百餘。聖人在其中。德光發越。卓爾不羣。無可與擬者。人見其言行老成。舉止謹飭。神清志潔。著於顏色。莫不仰望之。見其與人周旋。柔聲愉色。藹然可親。咸以喜辣略稱之。喜辣略譯言喜悅者也。有時人稱喜悅之聖人。或稱修院之天神。聞之者莫不知其所指。初學諸生中有最少者一人。散心時聞

諸生曰。孟太古山聖母名堂。所顯聖跡。屈指不勝。究以何者爲最。諸生相顧不知其意。所謂其人曰。棟思一小邑耳。十七年前。聖母使一負形之天神。生於彼時。聖人年十七歲。故云聖跡孰大於此。諸生遂喻皆環顧聖人。聖人兩頰頓赤。若甚不堪者。

聖人之母依撒伯爾。常患沉疴。呻吟牀褥。時發時止。凡八年矣。身既善病。家又貧。備嘗人世之苦。益思天堂之樂。况愛子棄俗修道。大願已酬。區區此心。夫復何望。所望者脫離塵寰耳。天主鑒其誠。允其所望。聖人進會甫及兩月。母卽病勢增劇。一息奄奄。自忖將死。遂遣人告知聖人。聖人愛親。迥異尋常。常人愛親。每多姑息。見親病危。篤多悲泣。怨望若聖人。恒視塵世爲涕泣之谷。天堂乃永吉之鄉。善人之死。實出苦牢而入福域也。况

聖人善體母心。既灼知其樂死厭生。斷不敢以悲怨之詞。擾其安恬之神。增其別離之苦。此可於聖人寄母之書見之。書意略曰。母親身患重病。於今八年。未嘗稍間。是飲耶穌之苦爵也。惟飲耶穌之苦爵。乃能赴耶穌之永筵。天主既召兒進耶穌會。曾幾何時。又召母親赴天筵。此實天主加恩於我家。兒所感佩。莫名者也。母親何弗思吾主立於榻前。欲攜母親靈魂升天。謂母親曰。來。爾信靈既負十字架。從吾於世。當偕神聖享福於天。母親宜應曰。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致成於我。母親仰視耶穌所備之榮冠。將加於母親之首。復何憂何懼乎。或以兒女爲慮乎。宜獻吾弱弟幼妹。與仁慈聖母。有聖母作彼主保。是母死猶生也。又何慮爲。兒等固甚望母病就痊。使吾諸弟有所瞻依。然使去

世升天。保護兒輩。不賢於生乎。吾可愛之母乎。尙其勇以克敵。以獲天上榮冕兒。今爲母懇切祈主。賜母以切要之聖寵兒亦望母在天不忘兒輩。

方聖人居家時。侍奉湯藥。甚得親歡。偶離左右。母卽不樂。嘗使人召聖人曰。速召我天神來。及聖人至。心卽忻慰。諸般痛楚皆易忍耐。今接聖人手書。倩人讀之。味其言。真不啻出諸天神之口。聖人容色。猶恍然寓於目也。自是母心大慰。視死如歸。毫無憂懼。越數日。泰然長逝。聖人聞訃。以人情所關。豈能漠然。毫不介意。然仰合主旨。不敢過也。惟祈求天主。速賜母靈升天而已。聖人進會。其父勉強順從。歸家意常忽忽。獨居寡歡。及妻去世。益復無聊。自思若望進會。家之興替攸關。卽強其出會。未必卽

逆天主聖旨。於是復往瑪利納城。誘聖人出會歸家。一見聖人。涕泗交橫。責之曰。以爾才能。何難致富。垂裕諸昆。乃竟離我修道。是爾自爲計則善。爲家計則未也。且爾欲讀書。路宛大公學。自可容身。奚必進會哉。聖人聞之心殊惻然。正色謂父曰。吾父胡弗思積天國不朽之財。而乃沾沾於暫世易失之財。若此耶。况天財不若世財之難得也。但立微勞。天主卽厚賜之。吾父何憚而不求天財哉。

其父數月以來。執迷不悟。此時蒙天主寵照。一聞此言。若大夢初醒。自悟其非。遂退往路宛耶穌會修院。與功避靜。靜中細繹生死之理。漸有厭世之心。亦求進耶穌會。以家務不可無人經理。不果嗣。又請命主教讀格物超性之書。晚年勤學。頗能精通。

越兩歲學問有成。由五六品晉陞司鐸。旋以德行著聞擢授棟  
思本城大司鐸。聖人之弟亞弟央亦於是年受削髮禮。聖人聞  
之喜動顏色。其父每來探視聖人。即求父往孟太古山聖母堂  
獻彌撒數臺。求聖母作主保。使能修道終身。不至半途廢轍。  
院長以聖人品德卓異。堪資表率。命領袖初學諸生。領袖職事。  
頗多瑣屑。聖人謹小慎微。泛應曲當。甚得衆心。長者亦深資倚  
畀。諸人謂伯爾各滿之德。可與聖類思相比倫。故有時相與私  
語曰。見若望品德。幾信聖類思復生矣。然聖人不敢自信。見人  
鍾情愛敬。愈滋愧勵。其所禱也。真如與主晤語。凝神端跪。兩眸  
下垂。寂然不動。衷情擊愛。達於面目。越禱多時。亦不知倦。卽有  
時疲倦。亦不敢坐立片時。稍自寬也。同人見其虔誠如此。多有

感發興起者嘗有人曰。吾讀聖類思及聖達尼老行實。想見二聖盛德。亦覺觀感。然不若親炙伯爾各滿之受益尤多也。至聖人領聖體時。儀容之端雅。猶是。而一心歡感交深。喜溢眉宇。別有一種天上氣象。

聖人愛聖體極誠。日間凡七八次。往堂中瞻拜。其信望之堅誠。精神之凝壹。如目覩耶穌之容。耳聆耶穌之訓者。所受神益甚多。嘗曰。人拜聖體。是卽與耶穌晤對也。人與耶穌晤對。何求不獲。每晚將寢。先拜聖體。初學原無定例。聖人以身倡之。諸人觀感。皆欲效法聖人。先拜聖體。然後就寢。聖人喜曰。吾見同志友。三四十輩。當此夜深人靜之時。竭誠敬拜聖體。我心喜不自勝。聖人愛聖母之誠。與日俱進。每日散心時。必言論及之。談及聖

母大能仁慈。種種美善。孺慕之誠。著於詞色。或以主母稱之。或以母皇稱之。竟有多次愛火外發。直稱之曰。吾母吾母。數謂人曰。凡吾所以成人。所以讀書。所以進會。皆吾聖母之賜也。賴聖母作吾主保。我得救靈。無聖母。我豈能有今日哉。又曰。吾若不勉爲聖母育子。此心終不得安。諸同學友。因數聞聖人名論。愛聖母亦視昔有加焉。

初進會時。欲居助理修士之班。以爲助理修士。其職最卑。其役最勞。職卑則謙心易萌。役勞則功德易積。故甚愛重之。今聖人雖不居助理之班。其謙卑勤勞。有助理修士所不及者。諸事皆思下人。凡苦役必爭先爲之。如管燈之役。二年之久。皆聖人當之。此非長者初心。以聖人求之。尤力。故獨得此役耳。一日正爲



賤役。有世俗人見而笑之。聖人喜動顏色。謂友曰。吾欲往羅瑪通衢。爲此賤役。使萬目共覩。皆笑吾愚。方愜吾心。

聖人待人雖寬。律己則嚴。章身衣服。皆經數澣。冠履皆敝舊不堪。爲他人所厭棄者。伊得之。如得至寶。有損壞處。便自補綴。嘗曰。衣取蔽體。爲新爲舊。吾不容心。然完新之衣。究不若敝舊之衣。尤適吾意也。見人衣冠敝舊。必相慶曰。經紀有不衣禮服赴婚筵者。爲主人所黜。汝服禮服。庶可以赴天筵矣。聖人甘貧守約。寒窗雪案間。惟幾件緊需經書聖像。此外無一長物。

散心時。從無閒談浪語。所言皆有益之事。至於天主事理。則尤津津樂道焉。又恐聞之者。久而生厭。多選所讀所聞聖賢事跡。載在小冊。隨時談論及之。既足新人耳目。亦可有益德修談論。

時笑貌聲音皆神愛之發。越人見其言之親切有味。皆樂聞不倦。厥後有一二人不欲聞聖人緒論。聖人覺之。不解其故。以爲農夫喜話桑麻。商賈喜談市價。士子讀書作文。當羣居晤語之時。所最喜言及者。不外文墨之事。修士何獨不然。修士避俗藏修。談論天主事理。固其所也。彼舍此不言。意必不知天主事理之旨趣也。知其旨趣。必將深嗜而篤愛之。言其所愛。又何難乎。彼世俗事。豈修士所宜齒及耶。

聖人生平。惟留心觀人之善。而則倣之。其不善處。皆略不加察。故能自卑尊人。視人皆愈於己。己則無一事及人。於他人善德才學。最喜揄揚。往往嘖嘖稱道。惟恐其湮沒不彰也。又好聞他人揄揚人善。偶聞之。卽色飛眉舞。殊形得意。人或有所訾議。必

徐爲解之。不能則舉其人之長。以掩其短。又不能則緘口捫舌。不出一言。示不與他人之訾也。聖人領袖羣生。遇有事端。職當稟知師長。不敢矚徇情面。墜於上聞。然恐言之過情。必先往堂中恭拜聖體。商於吾主耶穌。然後陳奏所見。其慎重如此。故一生無片語傷人之處。卽有時自己責人。詞色和悅。未有不悅服之者。聖人愛人。備極周至。有臥病養痾者。散心時。必顧慰之。聞有去世者。卽速爲之誦經。不忍稍待。一夕。有同院修士棄世。時諸修士皆就寢矣。聖人請命長者。爲之誦三串經。然後就榻。時有同學者。見其聖德卓越。歎美曰。聖類思公撒格。卽在我輩目前。人欲仿倣聖類思。又何必讀其本傳哉。

聖人旣蒙天主聖召。進耶穌會。以爲此乃諸恩之源。恒懼或失

之又因愛人情殷亦不忍見人失此聖召。嘗有同學者二人。迷於魔誘。先後欲出會返俗。或告知聖人。聖人怒焉。憂之憐其迷惘。亟至二人前。長跪流涕懇請曰。此事關係重大。請熟籌三日。再定從違。二人素重聖人。遂如所請。聖人退而爲彼祈主。爲時不久。二人大悟。燭破邪魔詭計。深感聖人挽救得方。以爲再造之恩。云又有數人。偶聞聖人緒論。棄俗精修。其神化如此。

一日散心時。遇二人因小嫌口角。各抱不平。來質之聖人。聖人婉言勸解。乃二人反唇相稽。聲色愈厲。聖人目擊心傷。卽跪二人足前泣請曰。吾兄幸勿多言。我今夜苦鞭自答。爲補爾罪。言甫畢。二人怒氣冰消。彼此抱持良久。各求寬恕而別。

伯爾各滿嘗請命院長往理利納下鄉。訓誨童蒙。村民欽其道。

貌爭攜幼子。前來聽講。諸童亦呼朋引類。環列聖人左右。悉心敬聽。聖人口講指畫。諄諄啟發。有不通者。不憚反覆言之。其衷情之肫摯。語言之愷切。均能感發人心。故講畢出堂。諸童步趨恐後。不忍相離。送聖人至修院大門始返。聖人顧而樂之。嘗以念珠等聖物。分施諸童。囑以熱愛聖母。虔誦串經。他日出城。聖人見幼童輩。結伴成羣。或在通衢。或在田間。和聲恭誦串經。深喜其向化之速也。院長欲使助理修士。有所矜式。命聖人爲彼講道。聖人承命樂行不疲。每講論道理。必盛稱彼等福分。又恒以聖學相勉。恐其久而懈弛也。常勉勵之曰。聖域不可一蹴至。循序漸進。力行不懈。當有馴幾之一日。所貴有恒心耳。

聖人之德粹美中和。無瑕可指。視聽言動。不事矯飾。其輕重疾

徐自能天然合符。每當出院遊覽。人遇之。如遇天神。未有不奇其端凝。而注目視之者。且恒情不平。則鳴。聖人雖不少拂意之事。而溫厚和平。常一變致。蓋二年之久。人未嘗見其有不豫之色。亦未聞其出不忍之言也。人見修士。或悵悵不樂。莫不以修德爲苦事。及觀伯爾各滿檢身。雖密詞色極和。愈刻勵。愈形暢遂。皆油然而生好德之心。以爲修德非苦事。誠樂事也。聖人平生又能坦懷與人。猜忌之念未嘗萌於懷。見人有過。必原其心。人拂其心。益加敬愛。其長厚如此。

院長以法國語言盛行。泰西各國。命初學諸生習之。爲異日便於傳教。其始聖人不諳一語。而刻意講求。未滿兩年。卽能精通。靡遺言之娓娓。若素習者。此非第因資稟敏捷。亦因其救人念

切也。嘗自勵曰：不可因吾不達法、國方言，少救一人靈魂。是時利瑪竇籠華民，高一志，諸公傳教中華，數寄書與泰西同會修士，言中國戶口殷繁，幅員廣廓，迷於異端，不識真主，苟傳教者，多作中流砥柱，庶江河猶可返也。聖人聞之，黯然神傷，慨然有傳教東洋之志。散心時，屢言及之。至若捐軀致命，尤聖人素志也。

初學規條極嚴，聖人小心遵守，未嘗隕越。同學中有名和式者，厥後以能詩知名，所作詩詞自成一家。有專集行世，嘗語人曰：吾二年與伯爾各滿同居，曾刻意吹求，終不得其一疵。又有一人與聖人交尤密，聖人嘗囑之曰：吾自知多失，但習而不察，非同人指摘，何能遷改。他人既不屑教誨，爾若苟有所見，幸祈示

我指我一失。我當誦經三串以報。其人貪其報。欣然許之。無如日伺聖人。欲得一聞而不能也。又密訪諸同學。惟時同學百餘人。日與聖人相周旋。皆言未曾見伯爾。各滿有憾。芥之失久之。似得一聞。遂告知聖人。聖人喜甚。遂報以三串經。乃不久其人察知所指之失不實。深服聖人包荒之量。而愧己之妄言也。聖人制行謹嚴。無瑕可指。固已堪稱完璧矣。然猶恒自抱歉。言行偶有未盡善處。輒自訟於大衆之前。以追悔補償之。其師心折盛德。屢向人稱羨之。一日。謂同列曰。伯爾各滿年未弱冠。已倏入聖域。我輩耆年。久歷司鐸之班。見之能不汗顏。

聖人居初學院。將及二年。發願之日。在卽。於是功修益密。勤備靈魂。滿望發願之日。靈魂如全燔之祭。獻於天主。乃郵書寄父。



曰世俗趨蹌附勢。父兄所望於子弟者。惟是聯姻巨族。致身青雲。一旦得其所望。卽趾高氣揚。以爲大福。噫。以此爲福。安知非禍。兒有一福。不數日卽得之。其味淡而彌永。其趣純而不雜。較世俗之福。真天淵不侔矣。此福惟何。卽發絕意。絕財。絕色。之三願也。三願猶如三釘。人發此三願。是與耶穌同釘於十字架而死也。然死於世俗。卽活於天主。是兒之死。卽兒之生。兒生於世。猶之乎生於天也。兒得此福。暢然意滿。所切望者。惟在耶穌會終身修道已耳。然欲得此福。宜善備此心。必此心擊愛如焚。清潔似水。方不負此大福。故兒敬求大人。往孟太古聖母堂獻彌撒三臺。代求聖母。預備此心爲幸。

定例。修士發願。皆先避靜數日。此次院長未許聖人避靜。因聖

人存養省察。心無外馳。與避靜無異。至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一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聖體前發願終身絕意絕財絕色。時聖人年十九歲矣。不久接省會長斯利巴尼來函。命聖人偕二三會友。往安味爾城講習格物之學。同學生偶聞此耗。爽然若失。咸有憂色。蓋平日習其德量。瞻依之不啻父師。一旦相離。能不悵然。聖人慰諭良久。許以祈禱時。彼此相憶。眾心稍慰。獨有一人離聖人如失怙恃。心殊鬱結。聖人慰之曰。我與汝訂約。每日彌撒中。舉揚聖體時。便當彼此祈禱。我不忘爾。爾亦念我。如此身雖異地。心仍呼吸相通。其人以為善策。唯唯許之。瀕行時。封書謝院長曰。某自入耶穌會公學。於今三年。蒙神父不棄。教育殷勤。情逾骨肉。神父視我如子。我亦視神父猶父。情深感。

激旦夕爲神父祈禱。蓋三年未嘗一日忘也。迴思三年內。獲罪多端。求神父一切寬恕。抑某又有請者。某有多失。苦不自知。知弟莫若師。懇祈忠告。悉言無隱。則某受賜多矣。噫。神父知我甚悉。愛我甚深。倘隱忍不言。今且相離。所見皆素不相識之人。誰復肯告我過者。我不知過。將終身無遷改之機矣。我用是心懷惴惴焉。

聖人拜別師友。遂取道往安味爾城。一路徒步。跋涉甚勞。抵城後。先往謁省會長神父斯利巴尼。斯利巴尼相見甚喜。少敘寒暄。旋即謂聖人曰。吾召爾來。蓋有深意。今不便說明。爾且往公學。講求格物。以俟吾後命可也。聖人聞命。遜謝而出。時公學主講名葛來爾。向聞聖人種種盛德。未能深信。欲一再試之。以觀

其操守堅否何如。於是作意摧辱之。冤抑之。詎知聖人以辱爲榮。以苦爲樂。他人所不堪者。聖人處之。怡如也。遂歛服聖德。不凡。嘗謂人曰。使吾不目覩耳聞。安知伯爾各滿有此造詣哉。其制行謹飭。其意氣謙冲。其心念念不違天主。其志純潔。且與物無競。不設崖岸。信乎人言之不虛也。諸生得親炙聖人。亦皆喜出望外云。

聖人在公學。講求格物。未滿一月。斯利巴尼又召而謂之曰。吾意決矣。將遣爾往羅瑪府。讀格物超性之學矣。聖人聞命且喜。且赧。蓋聞羅瑪爲天下極大都會。正學昌明。人文薈萃。名物之盛。甲於全球。他國有品行不凡。才可大造者。方遣往彼處讀書。聖人自分才德不及他人。何修得此。故聞命之下。殊覺抱慚。無

地也。既而轉念曰。羅瑪本會數聖人之遺骸存焉。吾得密邇聖類思公撒格之墓。何幸如之。且吾素望傳教中華。此行得見總會長神父。當面陳請。安知其不如願以償也。是往羅瑪一舉而兩得之。吾又何遑巡爲哉。

斯利巴尼又謂聖人曰。羅瑪去此三千餘里。雲山迢遙。往返不易。一去梓里。恐終無旋返之日。長與乃翁生死別矣。故不可不拜辭。乃翁然後起程。聖人謹承長命。遂束裝就道。向棟思城。僕而去。道經瑪利納城。一入此城。修院有一同學。修士疾趨而前。觀其色。若甚有憂者。持聖人手。惻然謂之曰。吾恨不能分爾憂之半。聖人愕然視之。不知所謂。以爲凡事奉行主命。將樂之不暇。何憂之與有。其人見聖人。殊無憂色。瞿然曰。有噩耗自棟

思來者今已數日矣。吾兄猶未之聞耶。聖人徐問曰：何事。曰：聞尊翁因病稍館。且殮葬矣。聖人驟聞之。錯愕相視者久之。已而俯思片刻。仰天嘆曰：此乃天主聖旨。天主欲之。吾將讚揚主名。又何怨焉。昔聖方濟各被父逆逐出家。嘗曰：吾尙有天主在天。爲父足矣。今而後吾亦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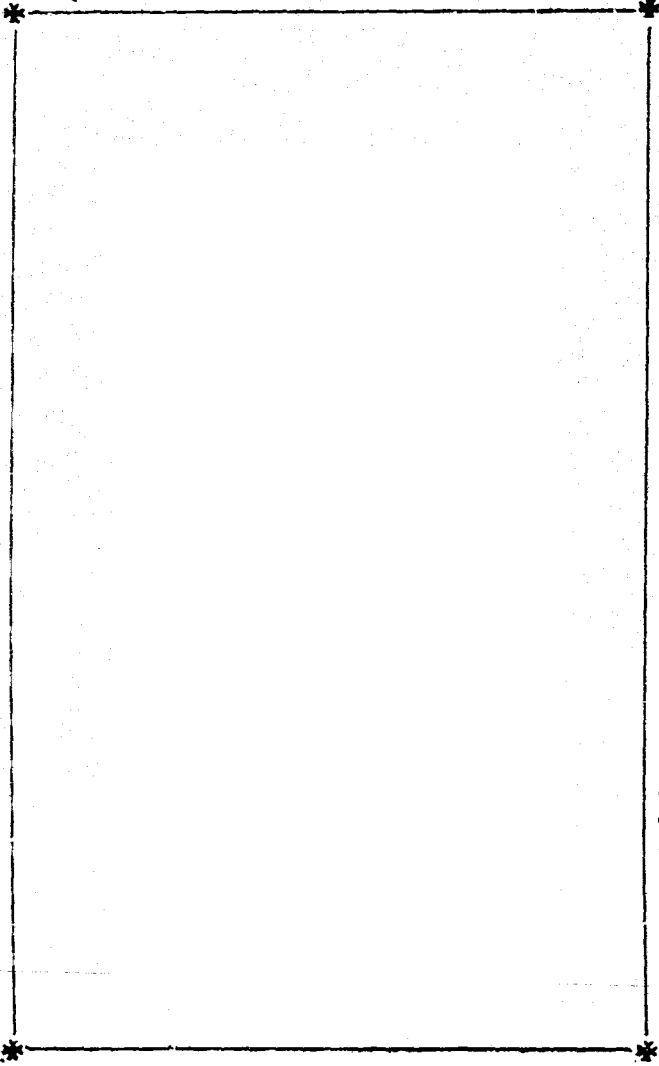
聖人竊慮祖父母過於哀悼幼弟弱妹。無人撫養。或致失教。乃郵寄祖父母書。一則慰其憂苦。一則勸其善教。孤哀幼孫使之敬畏天主。又思大鐸德斐孟寬仁好施。德望素著。尤善於裁成。後進欲以弱弟託之。此時斐孟因公外出。乃致書備道其情。斐孟許之。且奇聖人憐愛幼弟。其情深其慮遠也。厥後聖人諸弟。因聖人屬託得人。皆成善士。亞弟央晉陞神品。卒於聖奧斯定。

會嘉祿則進耶穌會旋以德行著聞繕理人靈擅譽一時卒時壽五十餘歲

時有同學修士名本納茫者少年老成才德卓越亦蒙省會長遣往羅瑪讀書且命與聖人偕行二人未敢逗留即訂於西歷十月二十四日起程同學聞之咸有難色以爲時際隆冬氣候凜冽路又遙遠崎嶇難行加之二人體弱步行三千餘里曷勝其勞聖人惟仰賴主佑慷慨就道關河修阻不介於懷一介行李悠然長征修院諸人皆目送之相顧謂曰天神行矣途次暮宿晨征風塵勞攘困頓景象可想而知二人一路所談不及俗事惟以進修之道互相印證互相勸談時心熱如火彼此受益良多曾不覺跋涉之况瘁也

步行兩月。至意大利亞國所屬之羅誅地方。素聞此處有耶穌在世偕聖母暨聖若瑟所居之室。爲天神徙置於此。因以地名爲羅誅室。遠近信友。齎誠拜謁者。接踵摩肩。殆無虛日。二人因便。亦往拜焉。是時正遇耶穌聖誕瞻禮之前夕。聖人不勝忻慰。雖甚矣其憊。少憩卽進堂叩禱。在堂達旦不寐。左右瞻禮之人。見其端跪不動。如木偶然。感其誠切。咸敬慕之。二人得領聖體。覺神力百倍。留此三日。旋復登程。直指羅瑪而去。越五日抵都。凡行六十七日。途中艱苦。筆舌難傳。





七十四

聖若望伯爾各滿傳 卷之三

本傳下記聖人居羅瑪時事及死後聖蹟

聖人既抵羅瑪。進謁耶穌會總統味代來斯吉。總統忻念遠來。溫語垂詢。慰勞備至。次日爲立耶穌聖名瞻禮。總統款留二人。在自己所居修院。過此慶日。又明日。始准退居幼學修院。有同會士名阿理瓦者。後晉陞本會總統聞聖人至。乃遷居他室。讓其故室於聖人。指故室謂人曰。此聖類思公撒各向所居之室也。若望既志切則聖。私淑有年。居此聖室宜也。是時聖類思去世纔三十年。其嘉言懿行。修士多有能道之者。今見伯爾各滿氣度端凝。言行謹飭。皆以爲聖類思復生。甚有人謂聖人德行純粹。顏色溫良。較聖類思殆或過之。無不及焉。惟有一二人疑其

持己過莊。必不能久。嘗譏之曰。此院修士皆非其所素識。彼方遠來。故慎密。乃爾然。色莊何可久也。詎知聖人端莊謙和。習與性成。不事矜持。自然作止。顛盼折矩。周規其人。日久窺伺。聖人不得一間。始悔前日失言。樞機主教貝辣爾明。大德碩學。獨出冠時。聞聖人名。召見之。以爲眼福。

聖人雖遠。託異鄉。不忘故國。恒爲諸親友求主。有此時。寄斐孟之書可證。書略曰。羅瑪奇觀雖多。所最足賞心者。無過於修院。僕所居之修院。有修士二百餘輩。爲十數國之產。生旣殊方。性情各異。然有愛德之鍊。以聯處之聚首一堂。和氣洋溢。卽手足之親。不如也。故時人稱修士爲一母之子。僕自知不德。得廝身其中者。皆師教育之力也。僕向居門下。過蒙愛憐。得學業不廢。

兼嘗熱心之甘。餘旨趣。以至於有今日也。受恩深重。涓埃莫報。僕能一日忘懷哉。曩者。僕以幼弟。累師望師。嚴加約束。勿稍寬貸。使之每主日告解。每月領聖體。至少一次。彼爲熱心事主之人。僕心已足。雖貧無以餬口。僕亦無過慮焉。倘因失教而犯一大罪。僕心難安。

聖人居羅瑪不久。盛德日彰。正如旭日始出。晨光熹微。漸升至中天。輝映煥發。人皆瞻仰之矣。其進德修業。前已略述梗概。乃因日益精進。有非昔時所可比者。故復略而言之。聖人之德。首在與天主默契。伯爾各滿之與天主。則能契合無間。時無閒忙。境無順逆。常目在之。一若天主赫然臨之者。慄慄自持。不敢瞬息稍懈。日間讀書勤苦。猶自抱歉。欲增其功課。商於其師。彼格

老後爲耶穌會總統其師問其自修之功。聖人備述自旦至暮。一日所爲。其師聞之。不勝駭異。謂之曰。汝朝夕課讀事已甚勞。又復如此刻勵。必至積勞成疾。豈能久活耶。果然。聖人妙年去世。皆苦功過嚴所致也。然不如此。豈能歷時不久。卽優入聖域乎。聖人嘗自警曰。吾年尙幼。當努力成聖。不然。坐荒歲月。行將老大。是終無成聖之日矣。居耶穌會而不能成聖。是不得會中終向。雖生不如死也。又曰。凡今日所能行者。勿待之明日。凡臨終所欲爲者。宜速爲之。勿緩。凡此自策之語。皆筆之於冊。以備遺忘。

若望既奮勉成聖。凡一切有益神修之事。皆毅然爲之。不差爲同人所見。亦不懼他人之譏評。嘗有友問之曰。吾欲散心時。恒

言天主事理。但有不悅聞者。言之是歛怨也。奈何聖人曰。吾賴天主寵佑。人之悅不悅。尙能不介於懷。吾言天主事理。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彼俗情世事。豈宜掛修士齒頰耶。爾欲言天主事理。宜先使人共知。爾欲全修士之實。不欲徒冒虛名。如此。則羞懼之心自消矣。聖人行事。從不瞻徇情面。嘗自明曰。人或有求於我。不必其事于禁例也。卽與規稍有未合。我必拒其所請。犯規以徇友。吾所不敢也。

伯爾各滿默禱時。心極純靜。無雜念紛擾。往往愛火填胸。喘息聲甚厲。若不勝其炙熱者。竟有多次忘却。左右有人大聲與天主晤語。婉轉懇摯。若赤子瞻依父母者然。孺慕之誠。藹然見於詞色。聞之者。至感激泣下。其心超乎有形之外。有時蚊蠅集於

面亦不磨去之。蓋不覺其滋擾也。祈禱如此精專。故所嘗天主神味。他人難以言喻。嘗自言曰。人能專精祈禱。必能心曠神怡。有一種神慰。充滿靈魂。是在世得領天福之旨趣也。

聖人祈禱。有時愛火難遏。即抱持苦像數親之。亦恒親聖母像。有與聖人躡居一室之修士。謂聖人此時有一聖母小像。一日之間。親之凡十餘次。聖人祈禱時。亦有時神枯。毫無意味。一若天主遠離者。然知此乃天主聖旨。所以練人謙忍之德者。聖祖依納爵。聖女德肋撒等。猶且不免。故安意順受。毫不改其平日所爲。

聖嘉祿傳。見聖年廣益。載聖人默禱時。有人燃放洋槍於其側。亦不聞其響。當時莫不欽其對越之誠。孰知聖伯爾各滿與聖

嘉祿後先一揆也。修院規程。日間數次。公同敬拜聖體。聖人旅進旅退。不敢後也。乃日者拜聖體時。與主默契神與俱馳。大眾肅隊而出。足音蹙然。竟不聞也。左右之人。拜跪罄欵。亦不覺也。同人揣知其故。進前猛呼其名。或力牽其衣。聖人始覺。如此熱愛。如此肫誠。固由上主所賜。然亦聖人存養功深。有以馴養此境也。聖依納爵神操書所載。默想規則。嚴密周詳。聖人一一恪遵。無所更張。亦無所脫略。彌年如一日。故能於默想神功。精進如此。聖人又以聖書爲治心上策。日間偶有餘暇。卽取聖書讀之。以防放心。所尤愛莫釋手者。是師主篇一書。謂其詞意淺顯。旨趣深長。而開卷有益也。讀書勞倦。卽取此書讀之。以爲消遣之資。總之。聖人念念不違天主。事無大小。必與天主相商。務使



悉合聖意。故所爲無非神功。嘗自警曰。人有棄俗修道。至半途而廢。較者。皆因怠於神功。道味日澹。世味日濃。卒爲天主所棄。修業之不終。皆自作之孽也。吾欲防微杜漸。自當勤於神功。安有息肩之日乎。

聖人所行神功。尤以領聖體。與彌撒大祭爲最。每日與祭。信德活潑。如親登加爾瓦畧山。親觀耶穌受難事跡也者。設身處地。感慕最深。故所受神益。亦迥異尋常。幼時最喜輔祭。長而此心愈篤。修院有一司鐸。奉祭常不以時。故覓輔祭者。屢難其人。諸生分當課讀萬難兼顧。或告知聖人。聖人欣躍而起。急往堂中供職。或怪問之曰。此時與汝便乎。聖人曰。輔祭一事。與我無不便之時。聖人摯愛聖體。故欣勤如此。嘗自言曰。吾數日不領聖

體。如人數日不食。殊覺疲乏。思食之念。時切於心。既領聖體。則覺精力頓復。一如餓者之得飽也。又曰。居此涕泣之谷。無可當人意者。惟領聖體一事。爲可樂耳。

聖人又因愛耶穌之心。兼愛聖母。前已備述。茲不多贅。止舉一端。以見其愛之久而彌篤也。爾時聖母無染原罪。尙未定爲當信之端。正教之人間有異說。聖人以爲有玷於聖母光榮也。聞而傷之。乃刺血書誓。明證其理。且言爲證此理。雖致命殺身。亦所願也。每與同會士言及此事。輒諄諄勸其著書立論。保護聖母光榮。嘗曰。聖母爲我會慈母。我輩爲聖母愛子。有人肆口詬辱其母。爲之子者。乃漠不相關。忍乎否乎。

聖人敬聖若瑟。亦極誠切。嘗曰。吾自選聖若瑟爲主保。所求無

弗獲者。如考格物全書時。曾求聖若瑟助佑。諸師迭相送難。卽能應答如流。迎刃而解。至其敬聖類思公撒格。尤有足多者。聞聖類思名。未嘗不免冠致敬。自初進會。卽立志效法聖類思。因將其生平事迹。約略錄出。置於案頭。不時觀玩。用資取法。又自寫聖人遺像。常佩帶之以代韋弦。

聖母感聖人孝愛之誠。賜之神志清潔。畢生不失領洗聖寵。修院有耆德神父。名瑪蘇吉者。先爲聖類思正靈司鐸。後聖伯爾各滿亦就正焉。彌年聽聖人告解。故知聖人最悉。及聖人去世升天。乃謂人曰。吾識人多矣。然靈魂純潔。似伯爾各滿者。曾未一二觀也。又有聖人聽解神父。名瑟各第者。亦年高望重。修士也。謂人曰。我四十餘年。繕理人靈。閱歷不爲不久。所遇清潔之

人。純全之品不爲不多。然未遇一人。堪與伯爾各滿頤頡者。若伯爾各滿者。死必徑升天堂無疑矣。蓋聖人畢生不惟未犯一大罪。卽小罪亦未有作意犯者。其所爲罪者。概皆無心小失。人所不及檢者。卽大聖人亦不能盡無也。

聖人自修之功。絕不敢自信。每主日必就正神師。使方寸意念。隱微曲折。畢露於神師之前。人言聖人之心。如秋水一盂。澈底澄清。其中所有。令神師燭照無遺。每月則擇一日。默禱省察。如避靜然。察月內制行有未盡善處。必思所以遷改之術。洗心滌慮。最密最嚴。或謂聖人治心。有如樂工調琴。反覆諦聽。務使諸絃和鳴而後已。

聖人心旣粹美。發越於外者。又丰度端凝。令人見而起敬。皆以

端莊金鏡稱之。故當時有人謂使聖依納爵所傳端正規條。散軼殘缺。觀聖人之整躬飭行。即可復得其全。又有人讚聖人之端謹。曰使天主命天神來示表於人。其端肅亦不之過也。又曰。聖人之端肅無以擬之。某堂之聖母像。儀容端雅。或差堪髣髴耳。外人不知其名。概以極端者目之。每言極端者如何如何。居恒目常下垂。從不仰視人面。以仰首注視。近倨傲也。去世後。倩繪工圖其像。繪工訪聖人目色於諸修士。修士無一知者。皆曰。未之見也。聖人欲取法聖母。故端謹如是。嘗自策曰。吾聖母居世時。使聖弟諾尼削一見。卽奇之。曰使我不知天地真主。必以聖母爲神而奉之矣。是聖母之端凝。可想而知。我欲爲聖母育子。寧可不稍稍自持平乎。

聖人恪守公規。從不矯同立異。故曰。吾至大苦功。守公規是。然所謂不立異者。非徇衆之謂。謂其守規不阿也。他人所行所欲。無礙於規。聖人必不矯情違衆。然使於規稍有未合。雖違衆亦不恤。一日散心時。聞近處堂中樂作。聲韻遠逸。鏗鏘可聽。同人以其地邇也。紛紛升堂。皆以先覩爲快。聖人獨留未往。或問之。則曰。非不欲也。恐礙於規。故未卽往耳。他日偕二三窗友。行羅理府大街。聖人因憶會長有命。凡在街衢行走。苟無緊要事件。但須靜默。勿得輕言。因而默誦串經。緘口捫舌。行十餘里。不出一言。友或議其太過。謂如此沉默。恐非長者本心。聖人徐曰。吾祇知長者有命。長者之心。非吾所敢逆料也。諸如此類。更僕難數。足見聖人於謹守公規外。雖似無他奇。而謹守公規自非恒

人所可幾及也。蓋聖人視修會諸規。不論鉅細。皆如天主親命。曾曰。吾寧斫身萬段。不欲犯一小規。懼于主命故也。會規有說。辣丁話一條。他人以辣丁話。非素習方言。皆有不及檢之時。聖人謹小慎微。雖片言未嘗差也。人或以鄉語問之。彼必以辣丁話答之。

聖人愛修會諸規。更有出人意外者。日間誦讀。必置規本於案頭。恒展不掩。時時觀覽。以自警惕。既昏就寢。必置於枕側。誠以所愛在此。故不忍離也。聖年廣益。載隱修聖人瑪爾谷。一日獨管習書。偶聞長命。一字缺一。點不成。卽投筆而出。天主嘉其聽命之功。使其字成全。後人傳爲盛事。伯爾各滿之聽命。有與瑪爾谷後先媲美者焉。寫字一畫未完。出話一言未終。讀書一句

未竟。一聞鐘聲。挺身卽起。絕不遲迴。若此者。直日間尋常事耳。院長每逢瞻禮日。輒命二三修士。往各處訓誨童蒙。一日命聖人偕同學者一人。往某大街講道。聖人奉命。忻然前往。行至聖母大堂門前。見攘往熙來之人甚衆。旁有多人聚賭。又有兵役數人。彼此口角。人聲囂然。擾攘特甚。聖人喜曰。此真吾講道地也。遂安置小凳。以代講臺。賭者笑其迂。譏之曰。吾輩賭興正濃。決不汝聽。汝講道此處。枉費唇舌耳。同學者目擊情形。亦以駭講爲請。言不如暫回修院。俟之異日。聖人不可曰。吾恃聖母大能。若輩一聞吾言。必將感悟。盍偕吾進堂求聖母降福乎。二人進堂祈禱。片刻卽出。伯爾各滿升凳上。恭畫聖號。先誦聖母經。經甫畢。聚賭之衆。若有迫之使來者。棄其賭具。爭來聽講。兵弁



喧囂之聲亦息。大眾環立左右屏息聳聽。無敢喧譁者。講畢。肅然送聖人回院。以伸其欽佩之心云。

同學有名味多略者。散心時。人皆聚歡。彼獨向隅。聖人燭其心。乘機密語之曰。吾知爾心有憂。須知人心憂鬱。易招魔誘。幸祈吾弟加功祈禱。庶不致罹魔網羅耳。味多略不聽。憂日益甚。遂墮魔計。決計棄耶穌會。而入某隱修會。一日請命院長。託言欲散心遠遊。長者初不意其有他也。遂許之。命與聖人偕行。其人心雖不悅。然以長命難違。遂偕聖人出院。途次謂聖人曰。吾欲往某隱修院遊覽耳。某隱修院相距甚遙。時當盛夏。暑甚。二人汗流浹背。勞瘁異常。行數時始至。其人又謂聖人曰。吾有要件與院長相商。爾不得與聞。可於門外靜候。遂獨入院長內室。聖

人頗疑其所爲。仰天求主。蒙主默照。獨悉味多略之謀。味多略與院長晤語許久。始出。聖人惻然謂之曰。汝謀雖密。我盡知之矣。天主召爾進耶蘇會。乃欲出此入彼耶。吾爲爾虔誠祈禱。爾謀必不得遂。味多略驚惶無措。見聖人備悉一切。遂盡吐實。聖人急欲告知院長。使設法挽救。欲速回修院。味多略曾求隱修院長。是日往耶蘇會修院。商成其事。則不欲遽回修院。故紆徐其途。且邀聖人入某大堂。聽司鐸講道。聖人正色曰。吾二人宜速回修院。尙何遲徊爲哉。味多略不得已。隨聖人速回修院。聖人徑往院長前。陳奏其事。院長遂召味多略。叩其何故欲棄耶蘇會。味多略惘然太息曰。耶蘇會士貴能濟世淑人。僕樗櫟庸才。非其選也。竊欲引避。獨善吾身。院長曰。汝意誠善。然安知非

魔鬼隱計。欲沮爾救多人靈魂乎。亟當求天主開明。果然不久。味多畧如夢初覺。大悟其非。深感聖人挽救之恩。厥後晉陞司鐸。德業兼隆。拯救多人靈魂。聖人與有力也。

統觀諸聖傳記聖人之死。天主每預示其期。似此破格鴻恩。天主固未嘗私伯爾各滿。然亦未嘗吝也。聖人在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西歷八月間。起居惟適。飲食如常。身體固無恙也。乃忽作臨終之想。厭居塵世。仰慕天堂。此念倍熾於昔。昔聖保祿宗徒所言。我甚願離吾肉身。而締合基利斯督。聖人反覆稱道。蓋確知終期已匪遙矣。至聖依納爵瞻禮日。或問其所求何恩。聖人曰。我尙何求。亦求吾聖祖。賜我善終於耶穌會斯已耳。是晚領主保單。聖人所領主保單。題有警句曰。爾宜寤宜禱。

因爾不知死在何時。聖人一覽。喜不自禁。持以示師。彼格老曰。天主召我矣。越數日。院長命聖人往某修院。在大衆前。辨論格物之學。會聖人微有不豫。然自忖。采薪小憂。不可以違長者命。遂往辨論。多時。聽者忘倦。皆奇其學問之淹貫。剖析之精詳。見其德光發越。氣度莊嚴。尤深欽佩。講畢。衆皆稱善。然聖人自覺精神疲乏。病勢漸增。速回修院。終夜輾轉。不能成眠。次日。往告院長塞巴利。適塞巴利自屋出。望見聖人。顏色憔悴。大異從前。怪而問之。聖人語之故。院長因命聖人往養病房。就醫。聖人不回私室。聞命徑往焉。醫者巴來辣。命聖人就寢。詢之曰。爾病將若之何。聖人忻然答曰。惟天主所欲耳。其師彼格老聞聖人病。急來省視。聖人望見之。笑謂之曰。我主保單所題警句。乃今日

驗矣。時有大德神父各西高者。一得聖人寢疾之耗。謂人曰。聖母升天瞻禮在邇。天主必召伯爾各滿。升天過此瞻禮。以報其熱愛之誠。雖無大病。死無疑矣。

是日乃瞻禮七。西歷八月初七日也。次日主日。司鐸來送聖體。聖人欲下榻跪領。醫者不可。因在牀上端跪敬領焉。至瞻禮三。病勢增劇。委頓殊常。一連三晝夜。不得片刻安眠。然猶笑語如常。身受苦痛。絕不形於色。故多人謂其病非沉重。不難刻日就痊也。

院長塞巴利素重聖人。頻來問疾。見聖人病劇。殊有憂容。蓋深恐修院失此盛德芳型也。是日晚。院長又來。謂聖人曰。爾未救多人靈魂升天。遽欲死耶。聖人曰。救人靈魂。吾在世不能。必在

天上耳。院長曰。誠使天主不數日命爾。卽死。爾能無憂乎。聖人曰。我心境坦然。毫無憂懼。院長復召巴來辣。囑其夜間守候勿離。然後去。聖人謂巴來辣曰。我死活何關重輕。乃煩長者過慮如此。

夜間仍不能眠。因與巴來辣談愛主進修之事。巴來辣見聖人氣弱聲微。知臨終非遙。欲聖人次日領臨終聖體。遂告知之。聖人一聞此信。喜不自勝。挺身起坐。牀上。謂巴來辣曰。此真佳信。吾所樂聞者。無踰於此。旣而兩手抱持苦像。敬而親之。凝睇注視。耶穌求曰。吾可愛之主耶穌。我在世所愛惟爾。今祈幸勿棄我。祈禱多時。巴來辣恐其太勞。欲勸止之。聖人曰。如此祈禱最能悅我心。加我力。殊不知勞也。兩點鐘。院長塞巴利來。聖人欲

行總告解。院長知其靈魂清潔。極似天神。不許聖人因將近日。所有疑似。微失。他人所不以爲罪者。一二端。痛告求赦。禮畢。求院長准其臥地領聖體。及終時。服耶穌會本衣。院長皆許之。

時聖人同學修士。雖知聖人違豫。皆謂病勢甚輕。何難指日痊愈。及四點鐘。院長告以伯爾各滿病且危篤。將領臨終聖體。莫不相顧失色。憂懼不堪。院長率衆至堂。恭捧聖體。命衆肅隊前導。魚貫入聖人病室。修士皆欲近觀聖人。奈室小人多。勢不能容。殊形擁擠。時左右鋪草褥於地。聖人仰臥其上。容色怡然。見司鐸近前送聖體。忍力疾而起。聳身端跪。合掌當胸。備極誠切。左右見其弱不能支。急扶持之。聖人舉聲曰。我信在我前者。乃全能天主聖父。及真福童貞瑪利亞之聖子。我誓欲終身爲羅

瑯聖而公會及吾耶穌會之肖子。語畢領聖體復臥牀上。兩手交橫胸前作十字形。與主默契神遊天上矣。旁觀之衆感慕流涕。悲泣嗚咽。聲徹戶外。蓋彼素皆敬慕聖人。一旦死別。有不勝其憂者。

越數時。聖人求受終傳。禮院長許之。復召衆修士同來預禮。當行禮伊始。衆復大感涕泗交橫。莫能仰視。院長行禮亦淚流如注。誦經語不成聲。聖人獨心曠神怡。顏色蘊藉。一如平時。定心合掌。凝眸仰天。司鐸誦經。遇有應句。必揚聲應誦。故人謂聖人臨終。如大將臨敵。操必勝之券。是以勇氣百倍。未嘗怯也。禮畢。聖人請命院長。謙詞向衆曰。我與兄輩周旋久矣。如有表樣未善。與開罪爾衆之端。尚祈恕我。院長問聖人心境何如。聖人曰。



我自問生平未嘗作意犯一小罪亦未嘗犯一小規是以臨死殊甚慰藉。

時有司鐸格辣西者亦聖人師也慟哭尤甚聖人瞥見之笑謂之曰吾師宜喜乃反哭耶蓋聖人視死如歸是以頻謂左右曰我將行矣我將行矣將入天主之宮矣。午後聖人病勢較輕諸人皆相慶曰終傳聖事愈之矣。聖人聞之曰信乎終傳聖事能愈人然我病必不起也。時院長屢獻祭誦經。祈主賜聖人痊愈。聖人覺之謂左右曰院長與吾交戰。吾知彼必不勝。蓋言必不獲所求也。又有人謂聖人曰汝病極似達尼老。蓋聖達尼老病始於八月初十日。於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棄世。汝得毋亦終於聖母升天日乎。聖人曰否。不然。吾病先聖達尼老二日。然則

死亦必先聖達尼老可知矣。聖人雖時與人言。然心與主契。未嘗少間。頻求曰。吾聖母瑪利亞。勿虛我望。我曾誓爲爾子。爾所知也。

九點鐘。修士皆就寢。院長擇三人。在聖人處侍疾。因聖人病不成眠。欲聞聖類思公撒格臨終時事實。左右卽取聖類思傳讀之。傳有曰。類思臥病。惟醫命是從。從無不忍之色。聖人聞之。瞿然曰。吁。吾天主。我不知我於忍耐一節。曾否有虧。倘有。懇爾恕我。旣而聞聖類思終時。誦感謝天主經。聖人卽時亦揚聲誦之。左右讀傳訖。聖人舉聲唱經曰。瑪利亞。聖寵之母。仁慈之母。護我等於仇敵。收我等於死候。左右聞之。爲之掩泣。

夜將半。巴來辣來診脉。長嘆曰。去死不遠矣。聖人聞之。將頸上

念珠。取下。纏於苦像上。復將耶穌會規本合併持之。置於胸前。欣欣然有喜色。謂人曰。此三物。乃吾所極愛者。持此三物。死無憾矣。語畢。數數親之。夜半以後。聖人與主默契。不復多言。

黎明。塞巴利來謂聖人曰。吾方誦經。遇有一句。頗足慰爾。是句爲天主謂善人之詞。曰。吾子勿懼。吾與爾偕焉。吾將救爾於兇魔之手。是言將於爾驗矣。聖人曰。是言固當驗。然此皆賴吾聖母之功也。聖人深味經言之旨。自是以後。反覆稱道。不忍暫忘。乃不久魔誘猛攻。聖人蓋預知之矣。

瞻禮五。遠近聞聖人病篤。且曾預言終期。叩門求見者甚衆。耶穌會總統。味代來斯吉。先來問疾。聖人望見之。謙讓不遑。喜容言曰。僕不德。蒙耶穌會厚恩。無能仰報。今致謝我神父大人。總

統晒而慰之。舉手降福之而去。厥後某紅衣主教與羅瑪數位名公顯卿先後接踵而來。巴來辣恐聖人過粹。問聖人可否閉門謝客。聖人曰。是在院長定其可否。吾不容心於其間也。有某主教來見聖人。出語人曰。是何色之間暇。詢之安定。心之暢遂。乃爾臥病者。洵非人。乃天神也。是以人得見聖人。莫不以爲眼福。

午後諸同學修士皆來求見。聖人一一見之。各隨其資稟品詣。授以善言。而於愛敬聖母與默禱守規數大端。尤諄諄致告焉。同學聆其至言。一如天主親諭。退而誌之。終身奉爲箴銘。此時聖人蒙主神光。能預言未來。修院有名賢來第者。聖人同學友也。入見聖人曰。汝早離世升天。得見天主聖容。誠真福哉。倘天

主召我與爾同死。棄此涕泣之谷。我必以爲至幸。聖人注目視之。若不勝欣悅者。謂之曰。吾弟費來第。勿疑吾言。我死後。爾亦必死。不須久待也。費來第喜曰。天主賜我早死。棄塵世而入天鄉。我實感恩無地矣。遂出。果然聖人去世後。費來第卽臥病不起。雖年少體強。素無疾病。不久。竟卒於聖人臥牀。

聖人且能燭人隱念。舉一事可知。修士斐辣立。學問優長之神父也。曾起意爲本會聖人作讚。以顯揚之。因事務叢。不果。然其意猶未置諸懷也。聖人乍見之。卽揚聲懇求曰。吾神父。亟當顯揚吾耶穌會聖人。斐辣立退而自思。不勝詫異。以爲聖人顯揚之言。必指吾作讚之意。此意未嘗告人。彼何得知。此必天主默示之也。

有聖人同學。名尼各老辣。禮者來問聖人死期。聖人默思片刻。醫鑿語之曰。我明日必死。其在卯正時乎。問答訖。有羅瑪二名醫來視聖人。聖人連聲語之曰。我將往矣。我將往矣。醫問何往。對曰。往天鄉耳。醫出語人曰。伯爾各滿之病。我輩悉心診視。萬不至死。其死必天主召之也。

時至晚餐。諸修士暫別。室中虛無人。有公學幼生。名嘉我第者。德才並美。求進耶穌會。院長乘機引見聖人。聖人顧而樂之。持其手而親之。喜謂院長曰。我死。彼補吾缺。卽作吾觀可也。晚餐後。諸修士皆欲守候聖人。羣聚病房門前。及院長來。僅擇四五人。夜間侍疾。餘悉命就眠。私室。慰之曰。伯爾各滿臨終。必告知爾衆。使爾得見其死。衆心稍安。有偉列爾莫者。臨別。問聖人死。

果在何時。聖人毫不遲疑。卽曰。明日早晨。公學鳴鐘講書。卽吾死時也。其師彼各老臨別。亦謂聖人曰。爾死必待我回。萬勿乘我他適。而遽死也。聖人應曰。吾師勿疑。我死師必在此。

聖人蒙主默示。預知魔誘將來。頻謂左右曰。是夜將行大事。少頃又曰。是夜魔鬼定來與我交戰。所謂大事者此也。十點鐘。巴來辣以肉湯少須飲聖人。聖人沾唇卽止。曰。可矣。此非飲食之時。乃祈禱之時也。遂求左右誦臨終經。及諸聖禱文。誦至精修聖人名。聖人舉聲高唱。衆人和之。誦畢。聖人欲睡不能。因自詠亞物海星之詩。摯愛之情。見於聲韻。且音雅中節。不爽毫釐。巴來辣感其肫誠。又憐其疲倦。謂之曰。汝病不堪。何不自愛如此。聖人曰。臨死固當樂也。時左右相語曰。伯爾各滿恐至死能言。

聖人聞之。顛謂之曰。誠然。吾至斷息之頃。能言。須臾謂人曰。魔誘將來。吾甚恐。爾衆速爲吾祈禱。亞爾剛伯神父在旁。曰。汝畢生熱愛聖母。今汝瀕危。聖母能不汝愛。而施佑乎。聖人曰。然。我愛彼彼尤愛我。我若有千萬心。將以千萬心愛之。且將永遠相愛矣。

聖人轉身欲睡。左右皆退。戶外招涼。方欲消遣片時。忽聞聖人哀號之聲。諸人急遽入室。見聖人坐起牀上。有不勝驚怖之色。唇舌顫慄。兩手搖盪不安。仰天哀呼。焦灼萬分。連聲曰。不。不。我不爲此。吾耶穌。我敢得罪爾乎。吾聖母。我敢獲罪於爾聖子乎。速去。遠離我。我必不爲此。我寧死千次。萬次。萬萬次。必不爲此。諸人聞其聲音之慘。睹其形色之異。知其爲羣魔所乘。皆伏地。



祈禱。灑聖水於牀。不久。聖人漸安。容色亦和。厲聲斥魔曰。沙殫。遠去。我不爾畏也。旋持其苦像。念珠。耶穌會規一冊。及聖櫃。舉以示魔曰。此卽吾戰具也。此時天主顯聖跡。用慰聖人之心。所持諸物。忽發異光。聖人目睹神慰。欣喜無似。歎賞曰。我苦像何彪炳若此耶。我念珠何閃爍若此耶。黃金耶。寶玉耶。璀璨蔑以加矣。如是者久之。神光始散。聖人遂將念珠自掛項間。取會規一冊。展閱片時。尋見發願經文。卽虔誠誦之。誦畢。神父格辣味。遽舉聲唱諸聖列品禱文。聖人卽應聲和之。且高舉所持苦像。以致其虔誠。唱至除免世罪天主羔羊句。聖人求衆暫停。自己注視苦像。獨誦應句云。主赦我等。連誦三十次始止。情詞踴躍。觀者無不感泣。

不久。院長來視聖人。見聖人已不能言。惟以兩目顧盼。示意已耳。人見其狀。多疑聖人至死能言之語不驗。豈知少頃。聖人勉強呼耶穌聖名二次。忽能言如初。至六點鐘。天主復許魔誘震撼。以煉其纖微之失。以增其勝魔之功。此次兇猛逾前。聖人鑽眉哀號。連聲曰。斯實出於無心。斯實出於無心。又曰。爾固當回修院。爾固當回修院。時其師彼各老在側。見其頻呼不止。近榻命之曰。若望。爾恒遵吾命。凡吾所言。未嘗忤也。我今命爾。惟言吾所語於爾者。毋得分心他事。奇哉。聖人一聞師命。旋即捫舌。向師莞爾而笑。波濤一時頓息。顏色和平。如無病時。卽如師命誦經曰。吾天主。我信爾望爾。愛爾也。是後心平氣靜。如撥雲見日。無復風雨之慘矣。是可見聽命之德。其效最神。而聖人之聽

命。雖瀕死猶兢兢也。

當魔誘來乘時。聖人頻曰。斯實出於無心。是必魔鬼因聖人志行清潔。無瑕可指。特揭其一二無心之失。以撞擾其心耳。其曰爾固當回修院。是蓋以味多略事懼之也。先是味多略欲棄耶穌會。因聖人勸阻不果。此聖人之功。而魔乃以爲罪。以震駭之歟。

聖人既摧敗魔攻。自知死時在卽。復求左右誦聖人列品禱文。聖人仍和之。及誦聖母禱文。聖人聲韻健舉。清越逾恒。左右偶有遺漏之句。聖人卽舉聲補之。誦童身之聖童身者句。聖人卽舉首向聖母像點頭致敬。謝聖母所賜一生貞潔之德。時已八點鐘矣。

又逾二刻。聖人猶敬持三件聖物。凝眸視耶穌苦像。不復他移。神閒氣靜。若有所思。繼而頻呼耶穌瑪利亞聖名。旋即溘逝。維時公學鳴鐘講書。適符聖人預言。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年。西歷八月十三日。瞻禮六。統計寄世二十二歲零五個月。聖人終後。顏色如生。不知者以爲睡也。羅瑪公學。不下二千生徒。素皆耳熟聖人芳名。倘聞訃音。莫不垂涕歔歔。競相揄揚盛德。教讀師。率皆聖人同學友。故識聖人尤確。向諸生讚揚聖人。其時德化所感。諸生皆懷學聖之願。恂謹守規。有逾昔日。城中士庶。一聞聖人去世。叩門求見者。實繁有徒。及聖屍昇入大堂。大衆蜂擁而來。累迹駢肩。交錯於道。一時殊形擁擠。皆欲親聖人之手。以顯其欽愛之忱。倘得聖人零星小物。莫不什襲珍藏。

奉爲至寶。葬時將殮。布割取殆盡。竟有人剪取聖人爪髮。而珍同拱璧者。護守之人。阻止不獲。旋因靈跡多端。諸人高聲宣揚。來者愈衆。不得已。將聖屍移於別堂。以鐵檻護之。庶保無虞。豈知仍有乘人偶不及防。剪割聖人衣履者。又不得已。移於更衣所。諸人始不得近。然是日自朝至暮。大衆輪流往來。已不可屈指數矣。

次日瞻謁聖屍者。仍紛至沓來。終日未絕。且各會修士及貴顯之人。如紅衣主教。及本城各公巨卿。競趨拜謁者。亦踵相接也。是日晚。始得殮葬於聖類思公撒格小堂內。

方聖人去世時。諸修士莫不痛悼。乃不旋踵。皆變憂爲樂。喜氣洋溢。蓋思聖德純全。死後必升天無疑。念及此。便有一種神樂。

充滿於心。且修士熱心守規。視昔有加。是盛德感人。死而愈神也。不惟幼年修士。卽耆德如瑪蘇吉。瑟各第諸人。亦屢屢往拜聖墓。數謂人曰。吾求伯爾各滿。敬其遺像。與他列品聖人。無殊致也。比利時聖人故鄉。聞其死也。亦皆以聖人敬之。卽安味爾一城而論。自接訃音。便有十二鑄工。精刻聖人之像。不幾時。出售者三萬有餘。其他工料較劣之像。不甚精絕者。廣布遠邇。幾於無家無之。

計自聖人去世。迄今所顯靈奇。不可計算。謹述三四。餘可類推。加大利納羅瑪城中女也。因病雙目失明。聞聖人死。卽求左右扶掖。至大堂聖屍處。持聖人手。摩其兩目。目卽復明。不須嚮導。獨步而歸。

聖人去世之初。羅瑪有大德命婦。名亞西利亞者。聞修院鳴鐘聲。愀然謂其二女曰。有修士去世矣。亟宜爲彼祈主。賜之速息安所。爰偕二女往私宅小堂。母女各欲誦達未聖詠。予自幽谷云云。蓋爲亡者習誦之經也。乃忽覺唇舌不仁。欲誦聖詠不能。勉強啟口。便誦感謝天主經。如是口不應心者。至再至三。命婦不勝詫異。顧問其女。未多理納。其女亦言。已方欲誦予自幽谷云云。乃口與心違。不覺竟誦榮福經。及覺欲改誦而不能也。於是母女錯愕相顧者久之。命婦忽憬然悟曰。適死者非常人。必聖人也。蓋一往觀之。及出。見多人雜遝。雲屯大堂門外。堂內填塞。觀者如堵。幾於無容足地。問途人。適去世者爲誰。皆曰。比利時國妙齡修士也。死時大彰聖德。命婦聞之。切欲一睹爲快。遂

借二女奮身擠入。及見聖屍。顏色美麗。以爲如天神也。甚敬慕之。先是命婦嘗患脇痛。往往痛劇欲絕。此時擁擠過勞。舊疾復發。因將手巾輕拂聖面。然後置於兩脇疼痛處。切望聖人垂救。忽覺疼痛頓止。數年沉痾。一旦消除。永不復發。

又有修女名瑪利亞。安各亞第者。體素善病。委頓不堪。嗣因心患忡忡。痛劇難當。加之咳嗽不止。病勢遂至垂危。一息奄奄。醫皆束手。惟有待斃已耳。時有人持聖人像。示謂病人曰。此伯爾各滿聖人像也。聖人所顯靈奇。不勝屈指。汝病雖瀕危。醫藥罔效。求救於聖人。安知不獲痊也。言訖。置像於病人枕邊而去。瑪利亞因病勢岌岌。神志昏憤。若弗聞者。至次日昧爽時。精神稍復。忽憶其所言。乃力疾取枕邊像。先加之額上。繼置之胸前。



滿心望聖人垂救。少頃。覺舊疾霍然若失。挺身而起。自屢衣屨。踴謝聖人大恩。旋又入堂。連與三臺彌撒。且與彌撒時。屹然長跪。無所憑倚。是日醫來問瑪利亞死也未。瑪利亞遠聞醫士語聲。疾趨迎之。醫士望見之。不勝駭異。愕然問之曰。子非瑪利亞耶。何康健若是。對曰。然。予誠是也。曰。子病之痊。其聖人之顯靈乎。抑魔鬼之爲怪乎。時瑪利亞手中猶持聖人像。卽舉以示醫曰。此聖人之力也。醫士驚嘆曰。此真聖跡矣。吾將述其顛末。以證其實。

數十年前。在墨洲加那達地方。有閩女名瑪利亞威爾桑者。自幼從父母習路得誓反教。至十六歲時。暫別父母。寓姊丈家。比鄰有正教善婦。屢來與瑪利亞晤談。不久。性情浹洽。相視莫道。

若膠漆焉。一日婦邀瑪利亞往耶穌會堂與彌撒。瑪利亞卽隨之去。適是日禮節繁華。瑪利亞見所未見。初甚異之。漸蒙天主寵照。頓覺心境大變。向所有疑忌天主教種種隱念。一掃而空。遂萌歸正之志。沉思數日。此志益堅。因將心境事。告知所善婦人。婦人卽引之見某耶穌會神父。神父查知瑪利亞已蒙聖神啟牖。聖教諸端道理。不煩言而自解。而又信愛篤誠。志行端謹。遂准其領聖體。及堅振聖事。瑪利亞蒙恩感激。竊自欣幸。爰郵書達知父母。且勸其反本歸宗。改歸先祖所奉之天主教。父母得信。怒從心生。覆書漫罵。責其冥行妄爲。且恐嚇之曰。汝若執迷不悟。二親恩愛於汝絕矣。我家宅舍。不復容汝。家產亦無汝分等語。

瑪利亞接閱此書。一痛欲絕。自思父母不以爲女。童年弱質。身將焉依。怙恃至親。忽同異類。此情何堪。一日正惋惜自傷。潸潸淚下。忽見聖母顯現。慰之曰。瑪利亞。毋以失親愛爲悲也。今而後。吾爲爾母。瑪利亞一聞此言。心甚慰藉。乃不幾時。髮又中生。殊難自遣。向隅啜泣不止。聖母又顯現。慰之曰。吾女。何又涕泣。乃爾。吾非汝慈母耶。瑪利亞連蒙聖母兩次降慰。心遂安定。而其愛敬聖母之心。亦倍摯焉。因欲效法聖母童貞。矢志貞修。卒世。又欲進耶穌聖心修女會。因往女會長處請求。會長查悉瑪利亞之爲人。甚欽慕之。遂允其所求。孰意進會伊始。尙未改服修女衣飾。瑪利亞忽覺不豫。不數日竟至垂危。延醫治之。醫診視良久。謂女院長曰。病已岌岌如此。人力難施。醫家方劑。安能

奏效。

時院長姆母方讀真福伯爾各滿傳。見垂死大病。痼疾沉痾。求聖人得活全者。不一而足。因決意求救於伯爾各滿。且立志如得所求。將來明證其事。用速其列聖品之議。於是命諸修女。通行九日敬禮。堂中祭臺上。供設伯爾各滿像。張彩列燭以飾之。院長日偕修女數十輩。羅跪像前。禱曰。懇祈天主。榮顯爾僕伯爾各滿。因其轉達。賜瑪利亞病體。就痊爲速。爾僕列聖品之議焉。乃祈禱數日。瑪利亞病不少瘥。猶是血不華色。氣不充肌。欬枕呻吟。殊無生意。遂行終傅禮。以備不諱。延至第八日。疾轉大漸。四肢淒涼。指甲作黑紫色。喉舌癰腫敗爛。口流黑血。涎汚唇齒。左右擬其卽死也。爲之誦臨終經。乃誦經移日。瑪利亞依然

如故也。次早鐸德聞瑪利亞未死。欲爲之送聖體。恐其不能下咽。取阿斯帝亞一小分。以水送下之。瑪利亞數日以來。喉舌腫痛。滴水不容。及領聖體。勉強咽下。痛劇如割。悲慘情形。令人不忍寓目。已而衆皆散去。室中虛無人。

逾時。院長來。瑪利亞搔首望見之。卽伸手大喜曰。我病痊矣。可  
以起矣。院長且喜且驚。信疑參半。瑪利亞覺之。復語之曰。我病  
實痊矣。我能卽起。夫復何疑。不信。試以杯水飲我。院長與之水。  
瑪利亞飲如鯨吸。毫無難滯。始信其諸病消除也。諸修女一聞  
聖蹟。競來探視。一點鐘前。瑪利亞眩暈顛賴。頽臥如屍。今見其  
氣壯色澤。唇齒鮮潔。耳目聰明。莫不嘖嘖稱奇。以爲死而復生  
也。少頃。醫來。彼本誓反教人。不肯遽信聖蹟。查驗許久。見諸症

果然根除。始驚嘆曰。爾瀕死得生。洵非人力矣。人問瑪利亞如何頃刻獲痊。瑪利亞居心謙退。不肯輕語與人。嗣院長命傳其事。用彰聖伯爾各滿神能。乃援筆敘其顛末曰。

方我領聖體後。口雖不能言。神志頗清。我卽默求曰。吁。我可愛耶穌。懇求爾因伯爾各滿轉達。賜我病體就痊。然使爾聖旨實不欲我生全。卽祈增我神力。堅忍病苦。以至於死。我又轉而向伯爾各滿像祈禱曰。人言爾多顯靈奇。果然是實。尙祈勿獨棄我。我祈禱甫畢。覺有人至我榻前。謂我曰。試啟爾口。我卽如命。勉強啟口。不知其人此時以何香液飲我。我一沾唇。便覺氣體爽健。其人朗聲謂我曰。吾妹。爾欲服修女衣節耶。勉盡乃心。毋懼。時我目眈眈。未見與我言者爲誰。但覺精神全復。我卽轉身

驚喜曰。奇哉。我愈矣乎。此時我恍見一人。輝映煥發。立我身邊。手持金杯。我即愕然自問曰。此莫非伯爾各滿聖人耶。其人應曰。然。余誠是也。適全能天主特遣我來。除爾夙疾。毋恐。我一聞此言。喜不自禁。方欲凝睇細視之。彼忽杳然不見。此我大病獲痊之實在情形也。時在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瑪利亞蒙此大恩。莫名感佩。嗣後每月十四日。必領聖體。以追感此日聖蹟。又日往聖人發現處。叩拜祈禱。瑪利亞自病愈後。得服修女衣飾。德日益進。體日益強。心甚適也。乃不久。忽生疑懼。殊難釋然。不知所記病痊之事。是否有當。伯爾各滿以爲何如。再聖人所問。欲服修女衣飾之言。不知其意何居。尋繹日久。

疑懼益深。無已。決計再求聖人顯示。一日領聖體後。復往聖人顯現處祈禱。正憂疑間。倏見伯爾各滿又來。發現顯色忻悅。光彩照人。藹然謂之曰。汝乍見我。得毋恐懼乎。言際。卽以手按撫其頂。以安其心。慰之曰。汝親筆所記聖蹟。無不是處。甚合余心也。又曰。汝旣服修女衣飾。宜謹守修院諸規也。瑪利亞乘機問聖人曰。我久活人間。否。聖伯爾各滿答曰。汝不久活人間。不過初學時卽死耳。勉盡乃心。我日後復來視汝。示汝死期。語畢。形隨聲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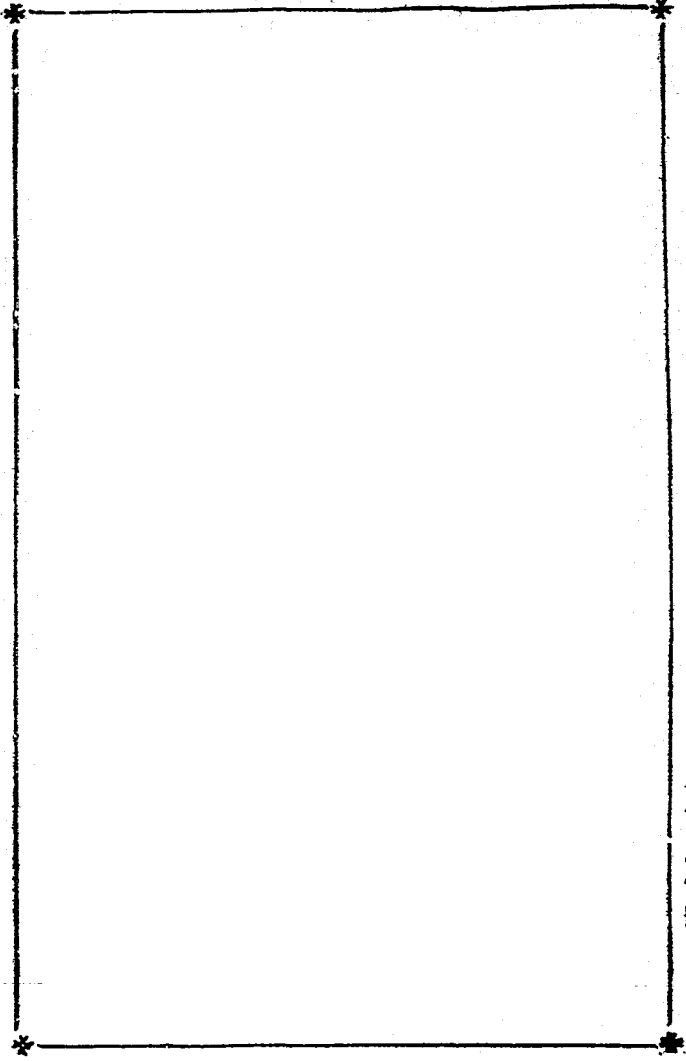
自是瑪利亞憂疑全釋。每念及聖人顯現事。卽有一種神樂。充滿靈魂。遵聖人命。守修院諸規甚謹。次年七月初。瑪利亞精神壯健。身體固無恙也。乃忽言己之將死也。自擇葬地。自備殮布。



他人見其起居甚適。皆不之信。至聖伯爾各滿瞻禮前二日。忽  
僦仆於地。及甦。笑謂院長曰。此特第一關耳。再遇一關去死不  
遠矣。是日醫來問疾。瑪利亞舉所持伯爾各滿像。示之曰。此我  
神醫也。賴此神醫。我病不久即痊。但不痊於人世。而痊於天堂  
耳。醫不曉其所謂。取像審視久之。時院長在旁。謂醫曰。適瑪利  
亞所言。願先生牢記於心。以觀其果驗與否。已而醫辭去。自念  
瑪利亞誓抱微恙。不難指日就痊也。乃不數日。疾忽危篤。延醫  
復來診治。醫驚異曰。瑪利亞之病。何迴不猶人耶。移時呼耶穌  
聖名而逝。按瑪利亞雖未明言聖伯爾各滿來示死期事。而能  
預知死期。鑿鑿言之。不爽如此。則聖人之顯示。以踐所許。可不  
言而驗矣。瑪利亞終後。即將聖伯爾各滿發現處。改爲聖堂。以

敬聖人。且誌不忘。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教宗比約第九位。詳覈聖人一生行實。及死後所顯聖蹟。遂列於真福之品。并立聖人爲幼學主保。厥後二十三年。教宗良第十三位。於聖人生死事實。覆加核奪。遂節察明。因於耶穌聖名瞻禮日。偕伯多祿格辣味爾。與亞爾方索羅特蓋思等九人。同列聖品。時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十五也。



一百二十四

24

262012

(2)

262012

(2)